

食 沙

卷 一 第

期 4 第



新 報 社 發 行 所

金沙 第一卷 第四期 目錄

狄更斯誕生一百三十週年紀念

狄更斯像	日本 椋不二夫作 一木譯 (一)	(封面)
狄更斯論	林譯狄更斯著作六種 大衛·考貝菲爾與艾靈萊 C·D·與D·C· 狄更斯的童年	
窮族人的故事 (小說)	英國 C·狄更斯作 白蘭譯 (一二)	
申訴 (詩)	無名氏作 賈光濤譯 (二〇)	
野鴨 (童話)	蘇聯 M·蒲留西波作 方既白譯 (二二)	
再會吧，孩子！ (小說)	波蘭埃·絲博勃玲絲卡作 一戈譯 (二三)	
杜斯托也夫斯基的情書	俄國 杜斯托也夫斯基作 夏迪慶譯 (三〇)	
歌 曲 (小說)	蘇聯 E·拉蒂式萊夫作 方大野譯 (三三)	
一個受騙的女孩 (散文)	無名氏作 謝海譯 (四二)	
一個孩子的星光夢 (童話)	英國 C·狄更斯作 賈光濤譯 (四四)	
狄更斯的生活與著作	英國 T·弗斯特作 賈光濤譯 (四七)	
後記		(五一)

狄更斯論

日本 梶不二夫 作

— 金 沙 —

查耳士·狄更斯 (Charles Dickens, 1812—1870) 底小說，在英吉利歷史上，是首先用自己的力量開拓了以萬計的讀者的，是首先把以前沒有讀書習慣和可能性的中下階層的大衆，變成了熱心讀者的。當時的大衆對於他底小說每一次的出版，都等得不耐煩，希望爭購着一本；所以在英吉利國內，只要是識字的家庭裏，聖經之外總備有幾本狄更斯底小說。

狄更斯在大衆之間的這種聲名，至今仍繼續不衰，在世界上，「狄更斯協會」(Dickens Fellowship) 有了差不多七十個支部。可是在文壇上(雖然那可稱為文壇的組織，即文學創作和鑑賞方面的熟練作家之羣底形成，還是狄更斯時代以後的事)，自梅利諦斯 (Meredit) 和哈代以降的自然主義時代，九十年代的爲藝術而藝術的時代，一直到最近幾年，狄更斯底文學都被認爲大衆文學、卑俗文學而沒有好評。或者說，趣味太低級了。或者說，過於誇張而不自然。或者說，沒有心理描寫。或者說，見解狹窄，對於中下階層之外的階層毫無理解。或者說，沒有明確的政治上的理想、哲學。等等。而其間也還有些熱心的狄更斯擁護者，遠之如吉生，近之如登納·庫奇等；最近來，由於社會的、文學的情勢之變化，又和巴爾札克一道成爲問題的中心了。

所謂大衆文學和純文學在文壇上的區分，是狄更斯以後的事，狄更斯可認爲是大衆文學的開山祖師。這兒提起的問題，是大衆文學是什麼，大衆文學底是非如何。

更重要的問題，是對於他晚年的作品「困難時世」(Hard Times) 和「二城故事」(A Tale of Two Cities) 有着兩種非常相反的批評。在愛好狄更斯的人們中，有很多認爲這兩部作品中沒有作者特長的幽默因而不甚愛好，有的認前一部作品爲「不顧眼的社會主義」而避忌着，有的認後一作品爲作者之例外的末技。然而，對全部狄更斯底作品加以惡評的人們，又認爲只有這兩部作品才有認真的情節，才是作者底文體和立意之間融滲無間的佳作。狄更斯底寫實主義，從「大衛·考帕菲耳」(David Copperfield) 以降才開始漸入正軌，在「困難時世」和「二城故事」兩部作品才達到其最高點，而於這兩部作品竟有這樣對立的意見，這不能不是一個問題。

南京

不消說，通俗的。大眾的這一特質，它本身決不是文學作品上的壞處。相反地，有永久價值的文學作品，各時代的古典文學作品，沒有一個沒有通俗性。大眾性為其特質的。莎士比亞是如此，巴爾札克也如此。不為創作當時的大眾所愛好所歡迎的文學作品，果實在何年何日忽然一躍而得著世界的名聲嗎？

自然，這作為對象的大眾，也因時代之不同而大異其本質和範圍。莎士比亞所感動的大眾，與愛讀巴爾札克的大眾，狄更斯所開拓而鼓舞起的大眾，其間很有差異。莎士比亞不單是吸引當時有飄飄的餘暇和意向的人士們，而且也在那些有餘暇而沒有意向的很多人們之間去開拓愛好者。而這些人們也只限於王侯、地主貴族和新興工商市民階層。今天我們對於莎士比亞底戲劇所持的不滿態度之一，就是不能如我們所期望地充分大眾化，然而這却是時代所給與他的難於移動的界限，不是莎士比亞所應負的責任。

狄更斯出身於貧民階層，用他頗有魄力的筆，擴大其讀者範圍，至到中間階層的下層。這其間沒有什麼責難之點。然而問題底重心是：這個大眾性是從否定的。後退的。回顧的。停滯的方面去把握大眾的大眾性呢，抑或是從肯定的。前進的。進步的。流動的方面去把握大眾的大眾性呢。

原來，英吉利的文學，無論在題材方面或讀者層方面，開始把近代的大眾作為對象的，還是狄更斯、加斯克耳夫人、肯斯黎、第士勒里等所謂政治的社會的作家。時代恰當近代資本主義最後的確立之轉換期，中間階層的下層和勞動者底動向在國民生活上有重大的影響，他們日常生活的起居直接在政治上社會上就有重大的意義：就是這樣一個時期。新興資產階層在一切好條件之下，在米爾·李加圖、馬爾薩斯等的理論中，看出了根據，而猛勇地向着一定的方向前進，所以他們本身除前進以外，別無問題。問題是：在這前進過程中，有的被拖拉，有的在協力，有的在反撥，有的被打倒，結果不過是為當事者所驅策而活動，終於接近下層大眾的一方面。因而，這些和大眾密切地生活着的作家們，把大眾生活作為全部文學創作之對象，那是不無原因的。

三

期 四

同樣是暴露當時支配階層及其包含的一切無道、貪慾、利己主義和其他的黑暗面，同樣是描寫無產者底苦痛的生活，而薩克萊（Thackeray）却是抱的厭世的。絕望的。自嘲的態度，狄更斯却是抱的人情。樂天的。諧謔的態度。因為薩克萊在事態之前途中看不出光明，而狄更斯却在當前的難局中看出了走向更好的生活方向之萌芽。要作寫實主義者而在現實中又不能發現其真面目，這便是一個悲劇。

薩克萊以後，那些曾經描着現實之壁而多少帶了厭世的傾向的作家們，有的埋頭去解剖個人的心理，有的去追求為藝術。

的藝術美，修築起和大衆隔離了的純文學之城堡。所以狄更斯以後，由葛林斯（G. Green）等所作的與大衆密接的文學，不作為大衆文學來看，就有遜色了。

帶着厭世的姿態的文壇人物們，當認爲：那爲大衆所愛戴所歡迎的狄更斯底小說，一定有大衆特有的真確的藝術的價值。

假如大衆文學缺乏進步的方向和氣魄，不能站在大衆的前頭去積極地組織並誘發其感情，而只去追隨大衆的後進性和回顧性，那就是毫無價值的藝術。科林斯以後，有很多這類的小說，它們漸漸喪失了進步的社會性，揭載於無數的通俗雜誌上，只貼着「大衆文學」的商標。

狄更斯底小說有極高的榮譽，被認爲是近代大衆文學的開山祖師，同時又沒有所謂「大衆小說」底重大缺點。

四

有人說，狄更斯對於自己所屬的中下階層以外的層階毫無理解，而把上級階層的人不正當地描寫壞了；這種非難是不恰當的。

也有人說，狄更斯雖然把上級階層的人們描寫得非常之壞，而其實上級階層之中也有個別的好人偉人，他們之中的壞人的方面也有一些好的地方，而狄更斯却沒有描寫，這就證明他眼界狹窄而偏激；這也是不中肯的話。

狄更斯底主要目標，是描寫下層無產者底生活，以作家的資格去參加他們生活底向上美化運動。因此，不能不描寫下級階層和其他階層的相互關係，而狄更斯作品中的上流階層又只在這種場合中被描寫着。要在上流階層中去找小說的主人公，這不是狄更斯底工作。所以，對於新興資產階層底銀行家、工場主、國會議員、暴發戶等人物，並不要去表現他們所有的屬性，而只任有了必要的各別的場合，把他們作爲體現必然的屬性之典型來描寫。一個創作的人物是由錯誤的觀察而創造出來的典型，這是不能夠的。創造當比、格納德格賴因、朋達比、士庫魯吉等等典型的狄更斯，說他不理解他們所屬的階層，這是不能夠的。

五

有人說，狄更斯沒有明確的政治的哲學的觀點，這種非難不出於卡爾主義的陣營，却奇怪地出於資產階層文學者之間。假如說他底政治、哲學觀點，沒有表現於宣言的形式、或演講的形式、或主人公底紀錄的形式、或作者底說明的形式，那還

可以說不錯。可是狄更斯只是藝術家呀，因為他是超羣的藝術家，所以不用以上各種手段，而在作品全體之中把他底觀點在人們和事件底描寫上表現出來。

他隨處提起負債者與監獄問題、貧民院與孤兒院問題、物價與工資問題、勞動時間問題、勞資協調問題、婦人兒童勞動問題等，他關於這些問題的意見，不是和當時的急進政黨憲章黨（Chartist）所揭示的政綱不相上下嗎？還有，他對於科學誤用的見解（「困難時世」等），他對於革命的見解（「二城故事」等），其中的進步性，誰能忽視呢？他是中間階層最前衛的代表者。

不待說，憲章黨所揭示的急進的諸要求，由於英吉利社會此後之發展，產生了連資本家階層也只得接受的機會，他們看見接受了這些要求倒更可確保自己底利益，所以連保守黨也提出這些要求而努力促其實現，到二十世紀初頭，這些要求終於在表面上實現了。

由資產階級政黨也可以輕易實現的要求，狄更斯竟奉為金科玉律，他只有低級的政治的、哲學的觀點了。這在資產階級的文學者眼裏反映出來，也許是很有道理的吧。

但是，事實上，事情不是這樣簡單處理的。當時急進的諸要求底實現，確是極表面的；仍然把無產者視為動物視為機器，縱有稍微的改良，也決不是看透了新社會底實現而為無產者底利益着想，倒是為了使資本家底利益容易永久化而使用的手段；相對地是等於沒有施行什麼改良。

這樣，狄更斯當時底問題依然還是今日存在的問題。所以狄更斯在今天仍像當時那樣新鮮。

只是，狄更斯對於剛才產生的無產階層、工業勞動者底生活和動向，缺乏理解；至於馬、恩底思想體系，和這思想體系之支柱的經濟的、政治的運動，是在他眼界之外的。這在今日的讀者看來，恐不免是一個缺憾，然而在受卡爾主義洗禮太遲的英吉利，那也是無可奈何的事。

所以，井不像薩克萊那樣對周圍的黑暗和腐敗而絕望而厭世，狄更斯却對於掃除害惡的途途和拯救無產者的道路，要在現實中追求到底，這點就使他成為進步的，使他在今天也仍新鮮。

六

有個時期以心理解剖、心理描寫為小說之主要命題，經過這個時期的讀者們，以為狄更斯底小說幾乎沒有心理描寫，簡直是一個玄妙或缺點。

在「大衛·考帕菲耳」這一長篇小說中，敘述着自己平生底苦難生活之經驗，可是在任何時候，都不會把自己底責任

何旁人底心理狀態瑣碎地來描寫過。總描寫這些情況和行動：如那時周圍的狀態是怎樣的，或者自己在那時是怎樣行動的。事實上，拍哥提（Pegotty）在追趕大衛底馬車而要把點心和錢給他的時候，與其瑣碎地去說明那時拍哥提底心理狀態，倒是把她無言默默地抱大衛抱着的狀態鮮明地描寫出來，我們還更能明瞭地感到拍哥提底風采和當時的心理。大衛要想法拾起拍哥提所落了的鈕釦的那短一段，比用幾百句話去表現當時大衛底心理還有效些。錫得尼·卡耳吞（Sydney Carton）「二城故事」中之一主角——譯者——在飯店裏的舉止動作之描寫，把他對於斯特來發（Sturver 卡耳吞之友——譯者）的複雜心理很好地暗示出來了。

我們底心理現象是無限複雜的，而其大部分假如不以任何形態的外部行動或隨伴現象而轉移於實踐之中，那這種心理現象對我們底生活就毫無意義。我們底頭腦中，任何樣的荒唐無稽的想象和幻想，都可任意縱橫，然而如果沒有物質的根據而也不轉移於實踐之中，那麼這些幻想就只是心之能力底純粹消費而已。所以，人們只能憑某種形態上轉移於實踐之中了的那種表現，才能推知他人底心理現象。這樣，一個作者要憑環境與人物言行之有效的描寫，才能把人物底心理活動無遺地表現出來。狄更斯是否明白地意識着這點，那是無從知道，但他決不專門去從事於心理解剖，而却把人們底心和行動活潑地表現出來了。這是他底功績，而不是缺點。

關於狄更斯底創作方法，還有一個問題，即所謂他底誇張的表現、或戲畫化。

充滿了狄更斯初期作品的，主要是幽默（如「匹克威克先生雜記」（Pickwick Papers）——譯者），充滿後期作品的，主要是哀感（如「骨董店」（The Old Curiosity Shop）——譯者）。

在洞察并表現人們底窮狀和愚昧和缺陷的場合，假如認為不可救藥而取旁觀態度，那就成為冷笑的或自嘲的諷刺；假如取着有清楚認識的指導的同情態度，那麼幽默就佔着支配的地位。

狄更斯主要是把小市民底各種各樣的窮狀和愚昧和缺陷，在若干長篇小說之中很用力地描寫出來，而他在寫小說的時候，關於小市民底各種缺點都全知道，並且知道他們得救之路，而具着確信與同情憐憫之情來描寫。於是他底作品中充滿了幽默。

實際上，他總相信世上的苦難至終是會被縫除的。第一，他自身就會經用他所謂的自力，把他從那最令他厭煩的無處騰層的境况脫離出來，第二，當時的時代，正是憲章黨所領導的社會改造運動之諸要求，似乎是慢慢地漸次實現了的樣子。以於上面的兩種事實，我們就可以想見狄更斯底樂天的進步的人生觀，和對於幽默之形成盡了幾分力量因素。

狄更斯在這些小說中，創造了很多的人間典型，可以說是莎士比亞以來首屈一指；但他底人物描寫方法，決不是人物之各方面的詳細描寫的方法。他描寫的人物完全是他自己早已成竹在胸的，所以只把那人物底最特徵的一面或數面，巧妙地顯

入小說底情節之中，而由那人物底言行來表現出來。他底人物描寫之筆力，實在值得驚嘆，他在最好的場合所創造出來的人物，簡直帶着活潑無比的活躍姿態而出現於讀者之前。這些人物都是我們日常在街頭所常見的人物。……然而，這樣的人物描寫，狄更斯也不能說是照例成功。這，雖然到了晚年，由於他底寫實主義之完成而加以抑制，可是在他描寫人物底特異性時，仍屢屢犯了過火的毛病。他爲了要表現自己所要描寫的人物之幽默的姿態或哀感的姿態，有着太多的材料，所以在讀者面前好像材料堆積很多樣。因而有時超過了描寫典型之最後界線，而達到了戲畫化（Oversize）的死線。這就是在他生存着的時候，已有人說他作品中太多誇張而人物也戲畫化了的緣故。狄更斯自身對於這種非難極端不服，甚至這樣說「……都是實在的描寫，並且還是墨水沖淡了的描寫。我爲了使其不被人疑其真實性起見，還故意地收斂着壓着性子，沒有盡量地寫。」，總之，也許是他把太多的想像力和描寫力控制不了，也許是他想要增加煽動性（Inflammatory Pass）而有意地驅使着它們。

吉星說這種特異性描寫之過剩，由於情節或教訓的目的而來，我却認爲，那是作者過於追求煽動性之結果。其實，真的寫實主義者，並不是把一切實在看見的東西都裝進他作品中去。他只選擇那最適宜於主題的，最足以使人物和事件被人理解的、言辭和動作和環境。狄更斯最初便向着這個方向努力，到了晚年之收到成功，前此都只可說是「半寫實主義者」。所以，他之爲寫實主義者藝術家，是從「大衛·考帕菲耳」那些時候開始，而終於在「困難時世」和「二城故事」中達其頂點。

七

……（以下作者即專論「二城故事」一書——譯者）

「二城故事」是狄更斯以四十年間生活的經驗，和藝術家底修養和成功之一切所建立起來的紀念碑的作品。他注重於情節，常爲情節之故而操心，雖有時爲了情節之故而在描寫人物性格時弄出一些不合於理的事，然而在這作品裏，情節却很適合於他底主題。他打算在這小說中造出「事件本位的小說」，「人物都在事件的描鉢裏磨碎了，人物自身底興趣簡直沒有一；並且在對話中，人物並不只講關於自己本身的事，而盡量地由小說本身來提起談話。這樣，即使毫不緊要似的片言隻字的

小地方，也和小說底主脈有不可省略的關係，相依相續，自然地造出那走向結局之道路來了。於是他底主題也隱隱地顯露地出現了。

他寫這小說的時候，有兩個想法。最先是「浪費了的一生用最後的英雄的犧牲的行爲來報償」這一去職，其次是他想把小說來很具體地處理；過後從長友卡萊耳（Carlyle）所著的書那兒得了暗示，想寫以法蘭西革命爲背景的歷史小說。由這

兩者合編起來，便成功了這一部小說。

在這小說中，作者存心描寫這一事實：「少數人底家庭生活，直接和轟烈的大的公眾事件相互牽連交錯，甚至於成了這大事件的一部分」，這一點實在非常成功；可是這小說中，不可能在兩個主題底兩方面都有同程度的煽動性。爲了方便，我現在把它分成兩項來考查。

八

先看第一個主題。

這一主題成功之條件，是敘述錫得尼·卡耳吞底前半生的絕望狀態之成功，以及使他決意犧牲生命的對象，也值得他底英勇的行爲。

從學生時代起，自己底智能就爲斯特來發所利用，過後作了律師，又用自己底活動來提高斯特來發底名譽和地位，自己僅僅得一點酒食之資而默默無名地自己滿足了，這種狀態當然是很絕望的。……

斯特來發利用卡耳吞來出自己的風頭，向露西(Lucy)求婚却遭失敗；這些描寫，作者沒有成功嗎？讀着這些行數，讀者可以看到英吉利政治界、官場界、財政界底歷史。

卡耳吞因了容貌相同的緣故，三次拯救達耳尼(Charles Darnay)底危急，這也太偶然了，而全體的故事在偶然中連續下去，確是一種非常的缺點！這種批評其實是不妥當的。最初，達耳尼既是被控告爲陰謀的奸細，那麼又要有着若王的反證，原案便可推翻。所以，一經知道了卡耳吞底容貌和達耳尼底很相像之後，便有意地去利用這一事實，這是一點也不足奇怪的。

其次，糊口於英吉利的奸細，跑到法蘭西去，而作卡耳吞策略的夥伴；這有人批評爲不自然，其實這批評也是不妥當的。因爲職業的好細沒有國境也沒有祖國。糊口於英吉利吧，也可去法蘭西，爲法蘭西專制政府服務吧。如果這政府一經倒壞，又可以爲革命政府所御用。狄更斯底洞察和理解竟能達到這種程度，真是值得驚嘆。……

最後，卡耳吞在頹敗的心中看出一道光明，把頹敗之身鼓勵起來至於犧牲的一死，而爲其動機的正面，正是作者所最用心描寫的人物。在這小說中，這女子在多維耳地法開始出現於讀者之前時候起，便已經使讀者感到她並非平凡人物了。她在把她底父親從呆癡狀態中呼醒轉來的時候，那種可憐中的矯健的用心，在裁判所出頭作證人時的美麗和深厚的同情，其後對於父親的奉養等，都把露西表現爲一個美麗的、女性的、溫良的、可愛的女子。和達耳尼結婚以後的露西也一樣是奉順父母的、而也是愛夫的、愛子的理想的婦人。

然而，只是良善的、美麗的、女子這點，便有這種力量，足以使等於死灰的男子拋棄生命而施展英勇的行爲：這是可能的。任何讀者也會感到這兒的不足和一種無理的飛躍吧。這是因爲作者在露西底表現中，沒有表現出足以使儒夫立使鬼神驚的那種特異性的緣故。

所以卡耳吞底最後的飛躍之必然性，基礎上很爲薄弱，作者底打算也終於沒有充分地完成。

還有，卡耳吞底憤起，乃爲了一個心愛的女人而去激達耳尼這位個人，這種是民衆們爲了大衆同胞而風起雲湧的過程。的事件，也不免給人以這是私人事件之感。假如卡耳吞爲了法蘭西革命、爲了英吉利的勞動者運動、爲了愛爾蘭的獨立、爲了對付壓迫者而守護民衆、假如爲了這些而拚命一幹，縱然是由於一位女子之被頭一笑而發難，那也會給人以非常不同的印象吧。

九

作者底第二着打算，是描寫法蘭西大革命，不從當時著名的指導者們那方面去描寫，而從那些拿着手邊的現成武器躍出街頭的大衆那方面去描寫。由於組織完好的情節和那愈益熟練了的寫實主義的描寫力，大體上成功了。

作者首先描寫那些爲法蘭西大革命底真正原因的王侯貴族之奢侈、褻瀆、殘虐、愚暗，和農民與小市民之被壓迫的窮狀；並且——像民衆們漸次憤起反抗的狀態，再接再厲的暴動、巴士策猴的變遷、六月的革命等。

「卷首的『時代』一章，和『酒店』一章，首先就收了象徵的效果。」

「這時候……在（英法的）任何國裏，那些富有麵包和大菜的國家的貴族們，以爲天下大勢永久安定，那是比水晶還堅固的事。」「在這天惠的時代裏」，英吉利有了各種各樣的迷信和謠言。「法蘭西製造紙幣，又把它消費掉，國運正強烈地向下坡路滑下去。」「法蘭西在基督教徒們底指導之下，例如，一個少年對於離眼前有五六十碼那兒走過的污穢的僧侶的行刺，沒有在雨中跪下來敬禮，便說要把他兩手切下，用鐵鉗把舌頭取下，而活生生地燒死；僧侶們正喜歡這樣的慈悲行爲。這個受難者被處以死刑的時候，在法蘭西和挪威的森林裏長着的樹木，不是已被『運命』這位樵夫砍倒而鋸成板子，打算做成在歷史上很恐怖的、裝備着頭和刀的移動機器（Gullotine——斷頭機）的了麼？還有，在巴黎附近耕着多擾的土地的百姓，在他們住房底粗糙的做小屋子裏，「死」這位農夫，不是打算在大革命時用作自己專用的囚人馬車，已經選擇好幾部粗糙的肥料馬車備用了麼？這些肥料馬車已塗滿了泥，豬仔也雜踏其間，做了白鶴底巢，同時又作了避雨之所。」

聖·湯吐娃尼（Saint Antoine）酒店門前，葡萄酒的大桶落下打壞了。狹窄的街面都染紅了。「也染紅了很多手，很多臉，很多赤腳和很多木鞋。銀木人的手也弄些紅跡在木片上；而一位喂着嬰孩的奶的女人，也因為把她那塊染紅了的破單

又包在頭上的綠故而把臉前額染紅了。凡是貪心於酒桶板子的人，都有了一幅老虎樣的嘴臉；有一個帶着這樣嘴臉的滑稽者……用他底手指蘸了一些多泥的渣渣，在牆上塗了一個字——血。」將來有一天，那種酒也要流在街石上，那兒很多人身上也要染到那種紅色的。」

聖·湯吐娃厄街……充滿了「嚴寒、污穢、疾病、無知、窮乏」。把年輕人磨成老年人了的磨臼中，「殘酷被磨的人們底樣本，活動於任何角落，出入於任何房屋的門口，出現於任何窗口，穿着有名無實的衣裳在打抖。……孩子們帶着老人樣的面孔而發出沉重的聲音。孩子底臉上、老人底臉上，都掛着「飢餓」這塊招牌。……」這是在所有各處都普遍着的。飢餓成了掛在竹竿和繩索上面的難看的衣物，從房子頂上伸出來。飢餓和穀草、破布、木片、碎紙等一樣，成了家家門前貼的膏藥。……」

在這樣的象徵寫法之後，狄更斯進而具體地敘述貴族們底各種各種的罪惡。這首先要看「都市的老爺」和「鄉村的老爺」和「果根之首」的三章。

權力者們在吃飯的時候，要四位穿金色燦爛制服的侍者侍候着；說到國事麼，他們倒更關心於喜劇院和歌舞場。貴族們呢，努力向權力者獻媚，希冀自己的地位增高，對權力有份。貴族們私下很若，領地之實權已握於稅收承包人手中，爲了買得其歡心和財政的援助，又把妹子和女兒奉送。這些貴族們無論在街上在鄉村，總是旁若無人橫行霸道。往來馳騁把小孩子輦死，而投擲一點錢給小孩底父母叫他們立刻退去。土地荒蕪了，百姓底房子已傾頽了的村中，只有「教堂底塔，風車，狩獵用的森林，作爲牢獄的堡壘」和貴族底府第，才是有權有勢的地方。

在這三章和馬勒提醫生(Dr. Manette)底手書中所描寫的，雖是挨弗勒蒙得(Eve'emonde)侯爵一家底勾當，而却是很寫實地用周到的用心去描寫的，所以除了表現挨弗勒蒙得家之特性外，也是充分代表當時貴族階層全體的典型。因此，以得發耳日(Dotage)夫婦底行爲作代表的反抗與復讐，就當然而且必然爲讀者所容易接受。這是成功的。

因爲知道了挨弗勒蒙得侯爵底罪惡，而竟被幽閉在巴士弟監獄一十八年的馬勒提，是作中主人公；與貴族們底橫暴有更其切身之感的得發耳日，和那爲挨弗勒蒙得一家所榨取的，兄與姊又作了他一家淫慾的犧牲品而被虐殺的。得發耳日夫人；他兩夫婦爲了復讐而作了一切策畫和反抗的先驅，簡直是憤怒的民衆之代表人物。這也是成功的。

在這兒，作者可能描寫歷史上顯著的指導者們，但這不是他最初的念頭，他專從一般民衆方面去描寫。在「山谷足音」和「大海荒廢」和「火勢上昇」的三章中，描寫了巴士弟襲擊，可憎的貴族之受私刑，貴族鄉村府第之被焚燒等。

狄更斯爲了要把故事操縱裕如，把民衆底暴動和法蘭西革命全體，表現爲得發耳日夫婦底——尤其是婦人底——私怨之爆發；狄更斯甘冒危險而給人以這樣的印象。可是因爲他有這樣的存心：「少數人底家庭生活，直接和轟烈的大的公衆事件

相互牽連交錯，甚至於成了這大事件的一部分」，所以在故事之結合方面，在排除上述的危險方面，都成功了。

在「磨石」一章以後的關於憤怒的民衆底熱狂的暴動行爲之描寫中，讀者會發見作者底否定的責備的表現。這由於狄更斯和卡萊耳一樣，抱着「劣者握了權力是危險」這樣見解的緣故。

可是，造成革命前提的貴族底暴戾和民衆底憤激，描寫起來，無論如何總是現實的而富於煽動性的；所以民衆底這些熱狂的行動，在讀者看來，一點也沒有不自然和不洽當之感。這點上，可說是作者底筆力違背了作者底打算。

其次，我們看一看作者底對革命觀吧。

十

法蘭西革命事實上失敗了，再爲別一種類的壓制把法蘭西支配着了。

可是，這不是狄更斯所說那樣的失敗。狄更斯在創造查耳士·達耳尼這人物時這樣表示：貴族全部沒有成爲達耳尼，也沒有自動地拋棄全部特權，又加以民衆們不依基督之愛去等待貴族底慈愛自發的悔改，而直接訴諸革命行動，所以失敗了。

「在一般的激動時代，封建社會底奔壞期裏，無產階層要直接奪取它自身底階層利益的最初企圖，當然失敗了，因爲無產階層當時還在未發達狀態中，同時也因爲要在資產階層時代初頭才會產生的他們底解決的物質條件還沒有的緣故。」（卡爾語）

狄更斯不理解這一層，所以用卡耳吞底感想的方式，來敘述如下的革命觀，未來觀。

「……：罷薩得，克萊，得發耳日，復讎女神，陪審官，裁判長，其他打倒了舊的壓迫者而立起來的壓迫者們（以上都指革命黨人——譯者），在這報復機械還不曾做完現在的工作的時候，就會在那兒喪命的……：從這一深淵，轉生出美麗的都市和煥赫的國民，爲他們未來長久的真正自由而奮鬥，在他們底勝利和敗北之中，現在的罪惡，當然還有產生這罪惡的世代罪惡，都將慢慢地償完自己底債賬而消滅下去……：」

「……：自己捨了命而救起來的一家人……：在英吉利和平地、有用地、幸運地、幸福地、過着日子……：（馬勒提）用醫術親切地服務一切人們，而和平地生活下去……：（羅理——Jarvis Lorry）貢獻了自己的資產以使他們富足，而自己靜悄悄地赴休憩之園去了……：」

「……：這都市（巴黎）中像今天的醜惡跡象，到那時候將一樣也不存留，任何方面都將變成美麗的東西……：」

即是，狄更斯認爲「今日之惡」乃是前代之惡底必然結果。唯其如此，他才在小說中，展開其窮乏和飢餓和復讎的慘慘莊嚴的畫面。

所以，他相信這一真理：承這時代中活動的人們底失敗之後，新型的人們將要產生，在充滿了苦難的鬥爭之後，把前代

的失敗清算了而將築成理想自由的世界。他底這一信念使他成爲進步的、樂天的。

但是，他所豫期所等待的新型人物和新的自由國度，其實現過程是如何的呢？

卽：像達耳尼一樣自動地放棄了自己的特權，用自己的勞動以得食的人。對父母對丈夫對隣人有全幅愛憐的貞節女子。像馬勒提樣盡着天職而爲萬人謀幸福的人。像羅理一樣忠實於職務，因此失了妥安機會而不悔的人。還有，爲這些善人而拋掉生命也不辭的人。由這些人底不懈的活動，而不用暴力手段，便可改造社會。

狄更斯雖不是過文的社會主義者，而他整個的作品中所給的印象是和這很相像的。這兒便存在着狄更斯底斷然的優越性，和從今日的場合看來的不充分性。

……把狄更斯放到當然應放的位置上，接續着狄更斯已經走過的道路而前進，這才是後來者應作的事業。

十一

(一木譯)

林譯狄更斯著作五種

在林琴南先生譯的一百餘種西洋小說中，有迭更斯的著作五種。(一)孝女耐兒傳(The Old Curiosity Shop) (二)塊肉餘生述(David Copperfield) (三)冰雪因緣(Dombey and Son) (四)賊史(Oliver Twist) (五)滑稽外史(Nicholas Nickleby)。均係商務書館出版。塊肉餘生述分前後二編，每編一冊，後又列入萬有文庫第一集，共四小冊。

林氏的譯文如何？寒光在中華印行的『林琴南』一書中說：『所有他接觸過的外國作家，他最稱重，最佩服的是迭更斯。他譯迭氏的凡五種，都是精神飽滿而無篇不妙，可稱爲林氏平生最經心，最得意的譯品，較譯司谷德和，小仲馬等人的作品爲更有精彩！』

晚年，林氏在鷹梯小豪傑序文上說：『余爲老無事，日以譯著自娛；而又不解西文，則覓二三同志，取西文口述，余爲之筆譯。或喜或愕，一時顏色無定，似書中之人卽吾親切之戚疏；遇難爲愁，得志爲喜，則吾身直一傀儡而著書者爲牽絲矣！』林氏譯書又全係古文，往往與原著不合，於望海內能有改譯本出現。



窮族人的故事

英國 C·迭更斯 作

當大家好好地圍着聖誕節火坐下，準備講出各人的故事的時候，在一家這樣多可敬愛的長者面前，要他來開始，實在是很強迫的；於是，他很謙遜地提議，假如「約翰，我們的可敬愛的主人」（大家要求舉杯慶祝他的健康的），能夠慨然地來開始，那就再好不過的了。至於他本人呢，他說，他一點也不宜於來做開頭的，實在的——然而，一說到這裏，全體就譁然，仍然要他來開始，而且都一致地聲稱他是可以，能夠，定會，應該開始的，他便不用再搓弄他的兩手，把眼睛盯着從手扶椅下伸出來的雙腿，他就開始講了。

用不着懷疑（這窮族人說了）我會使這家中在坐的人們吃驚的，特別是約翰，我們的可敬愛的主人，今天我們正蒙他用大大的饗宴來款待的，我會用我馬上就要說出來的懺悔使他吃驚的。但是，如果各位對於如今在這家中毫不重要的人如我者，還看得起有什麼足以引起大家驚異的話，那麼，我敢說在我的陳述中，我定然會毫不苟且和精密的。

我不是大家眼前所揣想的那樣人。我實在是另外一個傢伙。也許在我未多講以前，我最好先說一說大家所擬想中的我吧。

大家以為，假如我不會弄錯的話——設若我弄錯了，在

坐的家裏都可替我改正，這是準會的（說到這裏，這位窮族人便溫語地向左右看看，有沒有人反駁他）；大家都以為我只是我自己的仇人。我從來不會做一件特別成功的事。在業務上我只有失敗，因為我就不像是務實的，而且容易受人欺騙——就是在夥友的利害關係的打算中不會加以準備。在戀愛中我失敗了，因為以前我是可笑地老實的——我滿以為克莉斯蒂雅娜（Christiana）絕不會欺騙我。就是對於我叔父吉爾（Gill）所懷抱的種種希望也告失敗了，因為我不夠像我叔父希望我在世俗方面的狡猾。而且，在我的一生中，大概說來，我都是受人騙取和失望的。現在我是一個五十九歲和六十歲間的曠夫，僅以按期有限的津貼收入來謀生活，說到這裏，我知道我的可敬愛的主人希望我不再申述了。

現在我寄寓在克拉卜漢路（Clapham Road）的一間宿舍裏——是一間在一所非常合宜的房舍裏的很清潔的黑屋子，白天我很少在家的，除非是不舒服的時候；平常每天早上九點鐘我便出去了，假裝着去幹事的樣子。我吃早飯——牛油麵包捲和半派因脫（Pint）的咖啡——是在接近衛斯特明西特橋（Westminster Bridge）的一家咖啡店；飯後我就進城去了——我也不知道為什麼去——坐在格羅維（Greenway

咖啡店裏，跑交易所，隨便走走，看看幾家辦公處和帳房，那兒有幾位親戚或熟人會溫情地容納我，假如天冷的話，我還可以坐在火邊站站。我一天就這樣過到下午五點鐘，才吃午飯；平均花三分之一個爵士。還有一點餘錢留作晚餐用，於是在回家的路上，我走向那家老咖啡店，飲一杯茶，也許吃一塊烤麵包。就這樣，鏡上的長針從夜晚走到天明，我再上克拉卜漢路，回到寓所來入睡——火太貴了，而且因為太麻煩和骯髒的緣故，房東也很反對。

有時候，親戚中或熟人裏，有很慫恿的來請我去聚餐一次。每遇放假的日子，我大概肯在公園中散步的。我是一個孤獨者，很難同着別人在一道散步，也不是因為我穿得襤褸而使人退避三舍；老實說，眼前我還不算得是完全破盪的，我時常都有一套完整的黑色服裝（也許說它是牛津式的吧，面子是黑色，穿起來很好看）；而是因為我有一種低聲說話的習慣，並且也很沉默的，我的精神不奮張，我也自知我不是一位引人入勝的伴友。

可是對於這種事情有一個唯一的例外，這就是我的大表兄的孩子小佛蘭克（Little Frank）。我對這個孩子有一番特別的感情，他對待我也非常好的。他是一個賦性異常的孩子；在大羣中會很快地被人忽略過去，我敢說，是會被人忘掉的。但是，他與我相處得非常好。我揣想，到了相當的時候，這個可憐的孩子在家庭中會得到與我一樣的特殊地位的。我們晤談并不多，可是我們互相是了解的。我們一閒散步，手挽着手，不用多說，他能意會我，我也懂得他的。在他小的時候，我常把他舉起來去看玩具店的窗子，讓他看看

在裏面的玩具。後來竟沒有多少日子，他就知道我只要境遇可以，我便會送他許多禮物，這實在是可驚的。

小佛蘭克常與我一同去參觀紀念物的外景——他是很愛紀念物的——去看各種橋樑，去看種種不要錢的景象。有兩回的生日，我們一同去吃應時的牛肉，去聽半價的戲，大家都是很很有興致的。一次我同他到郎巴爾特街（Lambard Street）去走走，這兒我們是常去的，我會對他說過，這條街上有大富——他是很喜愛郎巴爾特街的——一位紳士打從我旁邊經過，對我說道：「閣下，你小兒的手套掉了。」我敢向大家擔保，如果大家能夠原諒我會注意到這種瑣碎的小事上的話，這回偶然的提到他是我的孩子，確曾大大地感動了我的心，並且使我的兩眼充滿了感奮的眼淚。

現在小佛蘭克到鄉間小學唸書去了，這於如何對付我自己確是一個很大的損失，不過我打算每月乘着半假日走到鄉下去看他一次。我聽說那時候他嘗到林蔭地（The Heath）上去玩耍。倘若我去，怕擾亂這孩子，遭受拒絕，那麼我仍然可以站在遙遠的地方看看他，不讓他看見我，然後再走着回來。他的母親係名門的後裔，我知道她很不贊成我們兩人相處得太密切。我也無心想增加他的羞怯，不過我想到，假如我們完全分開了，他定然會把我忘記去的。

倘如現在我死在克拉卜漢路上，那麼我留給世上的絕不會比我從世上拿走的的多；但是確巧我就存了一張面色愉快的孩子的小肖像，一頭鬚髮，有一件縐邊襯衫在胸前波動着（這是我母親從前會替我作的，可是現在我却不相信那就是同樣的），這東西簡直賣不出價錢，只要我一請求，就會拿給

佛蘭克的。關於這事，我已寫了一封短信去告訴我的可愛的孩子，並且對他說，和他分離了，我是很難過的，雖然我應得承認，爲什麼我還留在這兒，是我找不出一點理由來的。我又給他一些簡短的忠告，儘可能，我叫他提防成爲只是自己的仇人的種種結局；並且盡量設法安慰他，恐怕他會留心到一種損失，我就對他這樣說，一晌，除了他，人人都以爲我是一個多餘的傢伙，而且用過種種方案，在這個大集會中，以往我還是沒有弄到一個位置，最好現在我就離開這個集會罷了。

這就（窮族人掃清嗓子後，稍爲大聲地說了）是大家對於我的一般的印象。可是，要說這形成我的故事的計劃的是一樁離奇的情節，却完全錯了。這不是我的生活，這些也全不是我的生活習慣。現在我就不住在克拉卜漢路的，比較地說來，我就很難得在那裏。我多半的日子都在一座——我倒有點害羞說出這個字來了，說起來滿驕貴的——在一座「樓閣」裏。我倒莫意思說這是一座古老的男爵的住宅，只是人人都曉得它叫一座「樓閣」而已。在這兒，我保存着我的歷史的一切細節；全部故事是這樣的：

當我最初和約翰·司巴德（John Spatter）合夥的時候，我還是一個不滿二十五歲的年青人，住在我叔父吉爾的家裏，我對他抱有極大的希望，我便冒險向克莉斯蒂雅娜求婚。我曾愛過她很長一個時期。她是非常美麗的，而且在各方面都很可愛。那時候我頗不信任她的居孀的母親，我怕她是個懷有陰謀和卑鄙心的人；可是，爲了克莉斯蒂雅娜的緣故，我亦很顧念她的。除了克莉斯蒂雅娜，我決沒有愛過其

她的人，她是全世界，啊；在我看來，從我們的幼年時代，她便超過全世界萬萬倍！

克莉斯蒂雅娜終於得了她母親的同意允許給我了，自然囉，我是異外地高興。我在我叔父家裏，一晌過的都是一種非常落沒的生活。我的房頂間跟在北方某處淒厲的城堡中的一間樓上的牢獄一樣地黑暗，荒涼之極。但是有了克莉斯蒂雅娜的愛，我活在世上，就不缺少什麼了。我決不願和任何人掉換我的命運。

不幸得很，貪得就是我叔父吉爾的第一種大壞處。他儘管富有，他還是盡索，收割，死很，過活得非常可憐的。因爲克莉斯蒂雅娜毫無家產，我有一個時候還怕他談到我們的婚事。可是，後來我寫一封信給他，把一切真情都吐露出來了。一天晚上，我把這封信放在他的手裏，便跑去睡了。

第二天早上，我從樓上下來，在十二月的朔風中發抖；在我叔父的毫無溫暖的家裏比在街上冷，大街上時而還有冬日曝曬，又有過往的愉快的臉色和談話把它弄生動起來，我帶着一付沉重的心走向那長而矮的餐室去，我知道叔父會在那兒坐着的。這是一間有一盆小火的大屋子，有一扇大格子窗在裏面，晚上，雨從外面飄打進來，好像無家可歸者流出來的眼淚。這間屋子是在一個粗糙的庭院裏，有一條見縫隙的鋪道，幾多生鏽的鐵欄杆已一半傾倒了，有一間從前作過解剖室（在那外科醫生將這房子抵押給我叔父的時代）的副屋恰和餐室正對着。

我們經常都起得很早，所以每到冬來，我們都燃點起蠟燭吃早飯。當我走進屋來時，叔父竟冷得來在微弱的燈光後

面的椅子內縮作了一小團，直到我走到椅子邊去，我才看見他的。

待我將一隻手向他伸去，他便抓住他的手棍（他是虛弱的，常常用一支手棍在屋子裏行動）向我打過來，並且說道：「你個蠢東西！」

「叔父，」我回答，「我毫未想到你竟會這個樣子生氣的。我從來也沒有想到過，雖然他儘管是一個刻薄易怒的老年人。」

「你沒有想到嗎！」他說，「那個時候你會想到過？那個時候你會預料或是希冀過？你個下賤的狗！」

「這都是憤怒的話呀，叔父！」

「憤怒的話？鳥毛，用來打你這種蠢人！」他說「這兒！柏蒂槍。斯納布（Betty Snapp）！你看他！」

柏蒂槍·斯納布是一個枯瘦的臉色難看的黃面老婆——我們的唯一家僕——總常在清早這些時候做事情的，她正在替叔父按摩兩隻腿子。因為叔父務要強迫她看看我，他使用枯瘦的手按着她的腦頂，她在一旁跪下了，把臉轉過來對着我。正當我在煩亂不安的時候，一種將他們兩個和那外科醫坐時代常有的情形的解剖室一併聯在一起的自然而來的思想就從我的心掃過去了。

「看這個假哭泣的懦夫！」我叔父說。「看這個嬰兒！這就是人人說他只是自己的仇人的高尚士，這就是從來不說「不」的高尚士。這就是在經營上找了大錢，一天必需找一位夥伴的高尚士，這就是一位快要和一個窮光蛋的女人結婚，並且落在一個正在想我死去的悍婦（Jezebels）手裏的高

尚士！」

「現在我才知道當時我叔父的怒氣是何等地大；他之幾乎完全失掉了自制力，才使得他說出這些肯定的話來，這就是他在意見極相左的時候，盡量克制着，從沒有在他的面前說過和提過的。」

「我死去，」他反覆地說着，好像他用侮辱他自己的話語的憎惡來侮辱我一樣。「我死去——死去——死去，可是我會毀壞這念頭的。在這間屋頂下吃你的最後一口飲食肥，你個柔弱的賤人，唯願它閉死你！」

諸位可以想像到，我遭受到這等言辭的侮辱，我會毫無興趣吃飯了；不過，我照着舊位子坐下來。曉得從此我會見拒於我的叔父的了；我仍然拚命地忍耐着，佔有着克莉斯蒂雅娜的全付心腸。

他照舊吃光了他的一盤牛油麵包，他只是跪在椅子上把它吃光之後，便離開我坐的椅子了。等他走出去時，他小心翼翼地將蠟燭吹滅；而寒冷的暗藍色的陰慘的天光已經洩漏進我們的身上了。

「現在，米卡爾（Michael）先生，」他說，「在我們分手之前，我願意當着你和那兩位女人說句話。」

「聽便吧，老太爺，」我回答；「可是你騙了自己，同時還殘忍地冤枉了我們，假如你對於這個婚約，却又是純潔無利害打算的真誠的愛有一分同情的話。」

對於這話，他答覆道，「你撒謊！」再沒說別的話了。我們一同冒着半化雪半結冰的雨走到克莉斯蒂雅娜和她母親的住宅。我叔父早就認識她們的。那時她們正在吃早飯

，看見我們在這個時候去訪她們，覺得是非常吃驚的。

「僕，太太，」我叔父對她母親道。「太太一看就知道我來拜訪的目的，我敢說，太太。我知道貴處關閉着一個純潔無利害打算的真誠的愛的世界。現在我很高興將它的一切需要帶來，並且來促其完成。我把貴女婿也帶來了，太太！而貴，貴丈夫又去世了。不過這位高尚士我完全不認識他，可是我很希望他對於他的聰明的訂婚會滿意的。」

他走的時候又向我大大咆哮一陣，從此我就沒有見過他了。

這會是錯誤的（窮族人繼續講下去）滿以為我的親愛的克莉斯蒂雅娜被她的母親說服了，而且受她母親的感化，跟一個富家子結婚，在這些轉變了的時期，時常乘着高車從我身旁走過，車輪將我的一身滿洒得是泥土。不，不。她是和我結婚了的。

我們的結婚之所以比較預想的來得快，完全是這樣的。我先去租定一間簡便的寓所，正在替她節省着，計劃着，忽然一天她懷着很大的熱忱來對我說：

「我親愛的米卡爾，我已經把我的心交給你。我對你說過我愛你，我永誓要做你的妻子，不管環境變好變壞，我一定算是你的了，這就好像當我們倆談着這番話的那一天，我們就結婚了。我很了解你，我亦知道如果我們一旦離開了，我們的結合破裂了，你的整個生命竟會變得來毫無光彩，縱使在你性格中的一切力量，現在還夠堅強去同世界爭鬥，可是到那個時候，也一定被削弱得來不如現在這個樣子了！」

「上帝幫助我啊，克莉斯蒂雅娜！」我說。「你說的是實在話。」

「米卡爾！」她說，把她的手放在我的手裏，完全是驕柔地信賴的，「讓我們再不要分離了吧。我應該說我能對你眼前所有的財力生活得滿意的，並且我知道你現在很快活。這是我的真心話。不要再獨自一人奮鬥了吧，讓我們兩人在一起奮鬥，我親愛的米卡爾，凡是你所不置疑的，可是凡足以弄得我的整個生活痛苦的，我若保守着秘密，不讓你知道，這也是不對的，我的媽媽：毫不顧念到你所遭受的損失，即是損失我，一方面又爲了確保我的信心起見：她一心只求有利，便慫恿起另外一個人來追求我，我真是倒楣極了。我不能忍受這種事情，因爲忍受了，我就算是騙你了。我寧可同你在一起奮鬥，決不袖手不管的。我除了你能給我的而外，不再需要更好的家了。我知道，假如我完全爲你的所有，你一定要用着更大的勇氣矢志和工作的，只要你肯，就如你的所願吧！」

那一天我真是很幸福的，一個嶄新的世界展現在我的面前，很迅速的我們便結婚了，我偕着我的妻子走回我們的家。這就是我所說的我們成家立業的開始：那座「樓閣」，我們至今尚一同居住在內的，載有那時以來的年月。我們的孩子們都是在這兒生長的。我們的第一個孩子——現今已出嫁了——是一個小女孩，我們叫她克莉斯蒂雅娜。她的兒子很像小佛蘭克，我幾乎分辨不清誰是誰了。

一般人對於我的夥伴和我之間的關係的印象也是大錯而特錯的。當我叔父與我正在致命的爭吵的時候，他並未把我

當着一個可憐的蠢人樣冷淡地對付我；事後，他也沒有逐漸把我們的共同經營據為己有而把我排擠出去。反之，他仍然用着很大的善意和敬意來對待我的。

我們兩人間的關係是這樣的：在我和我叔父分離的那天，當我還未到達我的木料帳房以前（這些木料是他隨我送來，還未付車價的）我便走到我們的堆棧去，在我們的一個小碼頭上俯覽着江流；就在那兒，我把我的一切遭遇都向約翰·斯巴德說了。在答話中，約翰並未說有錢的舊族人就是可靠的事實，也未說我們的戀愛就是月亮的虛光和杜撰的小說。他向我說道：

「米卡爾，」約翰說，「從前我們在一起念書的時候，我總帶有一種比較你進步得快些的妙策，而且也獲得一個較高的名譽。」

「你真有過，約翰？」我回答。

「雖然，」約翰說道，「我會借你的書來失落了；又會借用你荷包裏的錢沒有償還；並且叫你出比我買新的高價錢去替我買壞刀子；而且去承認我弄破的窺子，說是你打壞的。」

「這些都不用了吧，約翰·斯巴德，」我說，「不過倒也是事實。」

「當你最初來營這個新生的前途大有興旺的事業的時候，」約翰繼續道，「我走到你處來，找一個不論高低的職務，你就叫我做你的書記。」

「這也用不着提啊，我親愛的約翰·斯巴德，」我說，「可也一樣的事實。」

「後來你發現我確有一付做生意的好頭腦，而且對於務確是有用的，你便不高興把我老留在那個職位上，就趕快把我弄來做你的夥伴，才是正當的辦法。」

「這是比起剛才提到的一些頭事更值不得說的啊。約翰·斯巴德，」我說：「因為我在以前和現在也是很得悉你的種種功績和我的種種缺陷的。」

「如今我的好友，」約翰說道，拉我的手膀去挽着他的手膀，就跟從前在學校時的恣態一樣；此刻，恰好有兩隻汽船，從我們的帳房窗前一——這也是跟船尾窗一樣的窗戶——慢慢的順着河流航去，正當着那一瞬間約翰和我在人生的航程上可以互相信賴地航去之際；「就讓我們在這些友愛的事件下、互相有一種正確的了解吧。你太柔順了，米卡爾，除了別人，你只是你自己的仇人。假如在我們的相識中，過去我盡施展一點壞性格，聳聳肩頭，擺擺腦袋，或者嘆口氣，假如我更打算濫用你對我的信仰——」

「可是你絕對不濫用的，約翰，」我說。

「絕對不！」他說，「我現在揣想一種情形——我說，假如我更打算濫用那信仰，把我們兩人的共同事業，放一部份在黑暗中，放另一部份在光明裏，再放其他一部份在昏暗中，如此這般，那麼我一定加強了我的力量，增加了你的微弱，一天一天的，直到最後，我就發現我自己早已在幸運的大路上，而你就被拋棄在後面某處光禿的平地中，離着大路不知幾有幾千里。」

「確實是那個樣子，」我說。

「爲了要阻止這種事情，米卡爾，」約翰·斯巴德說，「

或者，這種事情的第一機會，是我們兩人之間應該完全公開的。沒有什麼用處，我們之間只存在着一種利害關係。

「我親愛的約翰·斯巴德，」我向他担保，「這恰是跟我的主意一樣的。」

「而且要是你太柔順的時候，」約翰繼續說道，他的臉上充滿着友愛的顏色，「你必得讓我防止你這種性格上的弱點，不致於受任何人的利用，你萬不要想我遷就它——」

「親愛的約翰·斯巴德，」我插嘴道，「我並不希望遷就它，我要你改正它。」

「我也正是這樣打算！」約翰道。

「這完全對了！」我大叫道。我們兩人的意志完全相投；而且，正當地去尋求它，我們互相完全信賴，只有一個共同的利害，我們的合夥簡直是一種順利的快活的合夥。」

「我確信無疑！」約翰·斯巴德回答道。於是我們用着最大的熱忱互相握手。

後來我把約翰帶到我的「樓閣」去，我們暢快地過活了一天。我們的合夥繁榮起來，我的朋友而兼夥伴竟滿足了我的所願，跟我預期的完全一樣；並且由於事業和我本人的進展，他也充分地承認在生活中的任何發展，也曾得到我的幫助的。

我現在已不是（窮族人說時，兩眼望着火爐，慢慢地搓弄他的雙手）很富足了；我從來也沒有爲這件事關心過。可也過得滿活的，現在我已不用爲一切平常的需要和憂心煩擾。我的「樓閣」雖不是一個精美的地方，却是異常舒適

的，它有一種溫暖愉快的空氣，它簡直是一篇「家庭」的圖畫。

我們的大女兒，非常像她母親的，跟約翰·斯巴德的大兒子結了婚。我們這兩家在別的關係上更形密切地結合起來了。每遇黃昏，我們大家相聚在一起——這是常有的事——我和約翰談起舊日間的事情和我們間常有的唯一的利害關係來，這是最愉快的時候。

現在我真不明白，在我的「樓閣」裏的究竟是什麼愛。那兒常有我們的一些孩子和孫子，孩子們的年青的聲音是非常可愛的——啊，何等可愛呀！當我聽到的時候。我的最親愛的和最忠心的妻子，永遠忠心，永遠可愛，永遠有幫助，有扶持，有慰籍，是我屋裏的無上的幸福，從她又產生出種種其他的幸福來。我們是頗爲和諧的一家人，每當克莉斯蒂雅娜看見我抑鬱的時候，她便悄悄地走到鋼琴邊去，唱一首我們第一次定情時她愛唱的柔媚的歌曲。現在我竟柔弱到了這個程度，我簡直不敢聽任何人再唱那首歌，有一次小佛蘭克和我在一間戲院聽到別人彈奏這首歌；這孩子很驚異地向我問道，「表叔米卡爾，這是那個的熱淚在掉我的手上！」這就是我的「樓閣」，這就是我保存在裏面的我的生命上的種種細節。我現在時常帶着小佛蘭克回到那兒。他是很受我的孫兒們歡迎的，而且互相在一起玩。一年中這些時節——聖誕和新年——我很難得出我的「樓閣」。因爲這一年的種種難想似乎要叫我在那兒，這一年的種種教訓似乎教我要在那兒才恰當。

「那麼「樓閣」是——」在坐中有人發出一種沉重的話

和的響聲。

「是的，我的「樓閣」，窮族人說了，兩眼仍然看着火，只是擱頓，「是在「空中」，約翰，我們的可敬愛的主

人確實捐給了它的地位。我的「樓閣」是在「空中」——我講完了。各位高興拋開這個故事吧。」

(白話譯)

大衛·考貝非爾和艾蜜萊

……當陽光剛一照在我的蠟壳架鏡上，我即起來，與小艾蜜萊 (Emily) 一同到海灘上去撿卵石

「我想，你真是一個水手吧？」我向艾蜜萊說

現在我可不知道那時我竟會想到這類事情上來了，只是當時我感覺得要說一語什麼才算是一種感歎的舉動罷了；就在那一瞬間，一隻光耀的帆船來在我們的附近，而且在艾蜜萊的明麗的眼中留下了一個極美麗的小影，就爲了這，我才說起這話來的

「不。」艾蜜萊回答，擺擺她的頭，「我害怕海呢。」

「害怕？」我說，態度是非常頑強勇邁的，對於那浩浩的海完全瞧不上眼。「我不怕！」

「啊！它可殘酷極了，」艾蜜萊說。「我會看見它對於我們的一些人非常殘酷。我曾看見它粉碎一隻跟我們的房子一樣大的船。」

「我但願那不是那隻——」

「那隻淹死爸爸的船嗎？」艾蜜萊說。「不是那隻，我從來沒有看見過那隻船的。」

「連他你也沒有看過嗎？」我問她。

小艾蜜萊擺擺她的頭，「已不記得了！」

啊，多巧的一個暗合！我跟她談到我如何未曾見過我的父親，我姓和我又如何極其快樂地生活過，生活着，而且亦打算照樣生活下去；又說到我父的墳墓是怎樣的近在我家的禮拜堂的墓園內，上有大樹陰覆，我常在樹蔭下散步，聽鳥雀們在許多個快樂的晨光中歌唱。可是在艾蜜萊與我之間的孤幼之情却有點不同呢；這是實在的。她是在喪父之前先喪母的；而且她父親的墳墓，除了曉得是在某處深海的一角外，實際究在何處，亦無人知道。

……——譯自「大衛·考貝非爾」第一編第三章
「I have a chance」見全集卷二



一
申

訴

無名氏

我們臥在一個小屋裏，審判先生，整夜的支密和我，等着希望着早晨天亮，因為我們不能睡，審判先生，在那又冷又濕的地方，更使支密幾乎嚇死啊，為那瘋狂的賽跑。

那些耗子老是跑着過這黑夜：那就是為什麼我們喜歡，審判先生，喜歡看到天亮。

請求你，審判先生，我們不是很壞的小孩子，那個警察，他捕住我們，他說我們是母親所喜愛的，他錯了，審判先生，他應該說我們是兩個小痛三兒，我們母親死了——沒一個人兒看着管我們，至少在這小屋下，又沒屋頂給我們避避雨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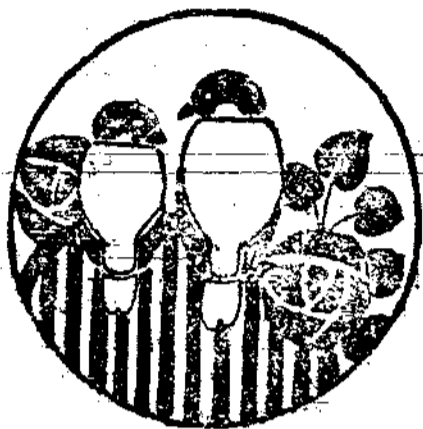
一個傳道的，一次對我們說在上方藍天裏，有一個上帝看着管着一切小孩子做事，他又愛小孩們，他的愛是普遍的。可是我猜，審判先生，他不愛支密和我，因為我所磨又所磨，一直到我幾乎喘不上氣來，求一些吃的東西，和使支密免死。

啊——那就是為什麼我們到了這裏，審判先生，因為你知道在天上沒有幫助——我必須從地上找一找。討東西沒用啊，再說什麼我們必須信上帝。因為我整天討東西，可是從沒拿到一片乾麵包皮；那裏又是可憐的支密，抱着他凍冷的小腳哭着，哼哼着要點東西吃。

所以我走到一家，那家不很遠，我看見，審判先生，那後門半開着。一張飯桌又恰巧放在門口。剛好擺上鏟，約摸有二十多塊，所以我很快的躍進去，奪取一塊裝在懷裏；跟着警察捕住我們，那別的你不知道。

放了我們，你說麼，審判先生，支密和我？啊，啊，我們不必關在監裏，因為我拿一塊鏟！我們也能要吃就吃！——那看來多怪啊。我說，支密，撐我吧，因我想那是一個夢。那你要給我們工作，在夏天，冬天和秋天？說啊，支密，我想到底處有一個上帝，到底中

（賈光濤譯）



野鴨

——原名龍卡——

蘇聯 M·蒲留西汶 作

當我解開船往外划，我的煤鴨浮在我後面，順流而下，龍卡，她從前是一隻野鴨，但現在她卻替我勾誘雄鴨了。

不論到那兒，龍卡總跟在我底船後邊，假如她停留在灣汊裏弄什麼，我划到一邊去了，我只消叫一聲，「龍卡！」她便丟掉一切，飛到我跟前。

我們曾經在龍卡身上討過不少底麻煩。當小鴨剛孵出來，我們把牠們圍在一間廚房裏。一隻老鼠在地板底下嗅到什麼了，他在屋角上打穿一個洞。我們聽見小鴨底受難的叫聲，跑進去，恰好看到老鼠用腿拖着一隻雞雛，往他的洞裏鑽。老鼠逃竄，這隻小鴨是被救了，可是她的腿子已經破了。

我們盡可能的用各種方法去治療那條腿，我們矯正牠，繃好牠，洗滌牠，給牠貼上藥膏，但是沒有用處，這隻小鴨

在動物底世界裏面，殘廢者是不幸的：這好像是一條定

律，有病的不能復原，弱小的必被屠殺。他們全體——鴨，雞，吐綫雞，鵝——都來啄打這可憐的龍卡。

鵝就是頂壞的傢伙。一隻大鵝對於一隻無用的小鴨有什麼需求呢，你可以想像得到。但還從他那兇惡的高頂，往這無助的小東西身上下擡，好像一個洋鐘一樣地去擡毀她。

一隻跛小鴨有幾多智慧呢？用她那棧果般大的小腦袋，她想：她明白了她唯一的救星是人類。

因為人類，我們倒是憐憫她的。我們討厭去看那些殘廢的傢伙，要想剝脫她的生存，原來一隻老鼠咬破了她底腿，她本身並沒有過失啊！

就人情上說，我們喜愛龍卡。

我們保護她，她跟着我們到處跑，她絕不讓我們離開她的視線。當她裏次起飛時我們就翻手攔住她，不讓她飛去。別的要她去剪她的翅子。別的野鴨仍然戀着曠野，時常想飛去呢，

但是龍卡不打算離開我們；我們的家已經變成她的家了。
就是這個緣故，不論什麼時候，我一出去打野鴨，划着
船順流而下，我的鴨子，總浮在我底後面。當我在前頭划得

太遠了，牠便從水上飛過來。當牠在淺水裏捕魚，我達到岸
邊後面了，我只消一叫「龍卡」，立刻我就看到我底小鴨順
到我眼前。
(方既白譯)

C·D·與D·C·

查理士·狄更斯 (Charles Dickens) 的傑作「大衛·考貝菲爾」(David Copperfield)，有許多地方簡直就是他自己經驗的極真切的畫幅，該書完全可以當作「自傳」來看。狄更斯確實將他自己和親屬們放在他寫的小說中，他從他真生活中去撮取他的題材和人物。據說他父親成了米柯柏先生 (Mr. Micawber) 和屠斐仲先生 (Mr. Turveytron)，納克萊白太太 (Mrs. Nickleby) 是根據他母親創造出來的；他的妻子是「大衛·考貝菲爾」新婚生活中的朵娜 (Dora) 和「小杜銳帝」(Elihu Dotter) 中的葛羅娜 (Flora)；他的親屬們大抵都可以在他的小說中找到縮影。而大衛·考貝菲爾呢，就是狄更斯自己。當他父親負債入獄時，他還是一個少年，他便很深刻的懂得了牢獄的情況和囚人的慘苦了。在寫「大衛·考貝菲爾」前數年，他在一個斷片中自敘道：

「我父親止在小屋（在負債者住的牢裏）等待着；我們一同走上他的唯一的頂層屋子，就大哭起來。至今我還記得當時父親向我說，務要以馬爾沙舍 (Marshall's) 負債者牢獄所在地——譯者——為戒，並且叫我注意，一個八一年如有二十磅的收入，消費十九磅十九先令六辨士，這人一定會快活的；可是如有一先令作別的花了，這人一定會弄得來很悲慘的。」

同時在「大衛·考貝菲爾」前編第十一章中他寫道：

「米柯柏先生在大門內等待着，我們一同走上他的屋子（頂上唯一的一層）就大哭起來。他很嚴肅的囑咐我：如今我還記得，要以他的惡命為戒，而且要留意，一個人一年的收入如有二十磅，花費十九磅十九先令六辨士，便會快活的，假如二十磅一齊花光了，他便很悲慘的……」

是的，狄更斯的故事，就是大衛·考貝菲爾的故事。狄更斯的「貧苦」教育便是「大衛·考貝菲爾」的偉大收穫。



再會吧，孩子！

波蘭 埃·絲姆勃玲絲卡 作

我們十月底離開華沙，十一月六號便到達邊境了。所有這些日子，每天猛烈的寒風括在我們的臉上，凍得我們疲乏了的身體，直冷到骨髓裏去。

邊境已經逼近了。每隔三兩天流言便響起一陣，什麼昨天邊境已經開放了啦，什麼委員會已經到來了啦，這些流言短時間內便激動起這大羣的難民——四千多個男人，女人，和小孩們。他們像是一堆饑餓的半死的蝗蟲，被安置在靠近邊境平時不上五百個居民的小村落中。

這村落是住滿了難民。兩星期以前，所有的屋子，棹上和穀倉，都已住滿，甚至充溢到樹林中去。奇蹟地，我們在鐵路工人維所洛夫斯基的家裏居然找到一角容身之地——當然，不會是屋子的一角，而僅是一條大木凳的一端。佔據着木凳的另一端的，是從吐馬梭來的帶着才六個月的嬰孩的一個年輕的猶太女人。

維所洛夫斯基本人走了，這件事當時使得他的家庭擾亂得比什麼還厲害，當我們還在屋子外面時，他們每個人——

母親、兩個男孩、四個女孩——一個個跑出來，輪流着把這件事告訴我們。

「我丈夫走了，現在我們天天在盼望他……」

「爸爸走了三天，他就該回來了，」每個孩子都這樣告訴我們。

「你能不能讓我們進你的屋子，他不在家？假使他反對，我們是可以立刻離開的。」我們請求着。我們的兩腿已經疲乏得不能夠站立起來了，緊攥住門鈕，貪婪地嗅着室內溫暖的空氣裏滲和着的人底氣息和食物底芬香。

「可以，可以，當然可以的……我便可以做主讓你們進來，我們祇不過是盼望他，所以便說到他的。」維所洛夫斯基太太向我們鄭重地解說。

跟着，她讓我們進屋子，跟着，我們就輪在凳上了。帶着她啼哭的嬰孩底那個猶太女人，移到靠近牆那邊去。我們連着靴子和沉重的外衣立刻躺臥下來，同時還可以伸直兩腿；覺得沒有什麼事比這個更愉快了，就這樣不走動，不到任

何地地方去，一有長久地躺着。

天晚了，我們女主人的大女兒，一個細長身材的女郎，拿進來一盞煤油燈，把牠修整一番，並在燈傍放上一盒火柴，但她並沒有把燈點起來。

「也許你們太暗了吧？」她說：「我們是習慣了的。天沒有黑我們是不點燈的。爸爸愛這樣，並且省油……」

「啊，不！」我們聲辯說：「這對我們很合適……呢，這樣很好……」

當挨過了在嚴寒中行走冬天的苦日子後，而得到這奇妙的休息的時候，關於維所洛夫斯基家裏的一切，所有我們底所見所聞，所有他們的一舉一動，對於我們似乎都是神祕而且動人的。

在屋子裏，每一瞬間，每一聲響，都在增加我們底愉快。這位女郎點起燈來，或不點燈，讓黑暗加重在我們底周圍，我們還是一樣的感謝的。

最大的兒子，一個十七歲的小夥子，照他母親底吩咐，取出火爐後面烘乾了的柴，用刀把牠劈成細棒，用火燃起。他彎着腰，坐在火爐的前面，一根一根地添着柴，每根都仔細地檢剔着，並用火鉗攪旺起火焰。

這樣，像受着他們底優待一樣，同樣使我們激起愉快之感；火焰在黑暗中跳動，暖氣一股股襲入我們水浸過的四肢，被火光清幽地映現出來的是那位年青人底輪廓——那種優美的動作。

門老是不斷地開關着。我們聽到有一個高聲說話的聲音，這聲音掩蓋了其他的脚步声和說話聲；我們又聽到有什麼

東西在搬動和碟子碰擊的聲音。

「這要給寄住在這裏的客人們，」維所洛夫斯基太太說：「可憐的難民們，我盡我所有的一點點分給他們，一杯茶，一些番薯……」

這婦人有副慈祥的面容，她臉上凸出一顆很大的肉瘤，暗淡的灰色的眼睛裏現出憂愁來。她走路是慢吞吞地，小心翼翼地，好像怕有什麼東西會把牠碰傷似地。她底笑容，是一種病人底文雅而憂愁的笑容。

「你病了吧？」我問她。看着她走路的遲緩和她全身的動態。

「哦，不，」她趕忙說：「祇是有一點失眠罷了，沒有什麼，不值得說的；但我確信我丈夫今天要回來，最遲也不出明天的。」

我們驚訝地互相看着。她走向廚房裏去，回轉身拿出一盤熱烘烘的番薯，和一大壺熱茶。

「喝吧！」她說：「你們凍壞了……不過這兒沒有糖，一點也沒有。你們還是把外衣和靴子脫下來吧，舒舒服服坐。」

大女兒替我們拿出一條大絨毯，年輕的猶太女人也把她的枕頭推讓給我們。

「請用這個，你們是趕路來的，而我是已經好好地休息了兩個星期了。」

絨毯和枕頭，熱茶和親切的言語，使我們底心坎和身體，充滿了一種快速的溫暖。

「現在是點燈的時候了，」武拉查，把火爐關上。「母親說

這時候，第二個女兒，像她兄弟一樣的精神飽滿的那個，走進房來，把燈點着。柔和的黃黃的燈光便散射到棹上，衣架上，縫紉機上，陳列在架上的石膏塑的鵝和安琪兒上，以及牆上掛的那些褪了色的畫像上。

在這兒，在污黑和窮苦的房子中間，便是我們所非常喜愛的維所洛夫斯基的一家人。現在，在燈光下，一家人圍桌而坐，我們更可以清楚地看見他們。

多麼漂亮的青年們！他們是多麼有生氣而美麗呵！大女孩是碩長而沉默的；二個女孩是活潑而精神飽滿的；最小的女孩是有一副肥圓的面孔，她的鬚亂的頭髮直披蓋到眼睛上來。至於男孩們呢：八歲的那個伏在書本上；十七歲的那個，就是生火爐的小夥子，他精神飽滿的臉和烏黑的眼睛，看起來極像第二個女孩子。在他們之間的那個母親，兩眼含愁，態度是文雅而憂戚的；她底面容好像關心一件事。而在諦聽什麼似地。她開始把番薯分成一份份，孩子們中有一個在喊了。

「蕾莉娜！」

從另一間房子裏，走出另一個黑髮美麗的女郎，她向我大大方方的打着招呼。

「另一個女公子？」

「不，她是我兒子的未婚妻，」我們底女主人回答說。她苦笑着，用手抱她底腰，吻她玫瑰般的臉。「呵！我兒子羽治克是多麼愛她呵！他衷心的對我這樣講過的；假使不是因為打仗，他們早已結婚了。」

湯匙在茶盅裏一陣亂響，有誰把椅子挪開來。

「真的，他們可以結婚了，媽媽！」第二個女孩說。

最小的一個也跟着講道：「爸爸會帶羽治克一道回來的。」

母親放下湯匙，把盤子推開，搖搖頭，低聲地說：

「難得很……也許他能帶一點什麼消息來吧，至少……」

……

每個孩子底頭，都緊埋在盤子裏；他們吃得很快，好像表示這樣的談話，並沒有什麼緊要，祇是平平常常，隨便地說說……

然而他們底面容是焦急的，有種難耐、害怕，和渴望的表情呈現在他們底眼睛裏。

忽然，第二個女兒說話了……

「呵……羽治克也許會在他朋友家裏，他可能和爸爸一道回來的……」

跟着母親便講起這故事：——

她兒子被徵去的這一天，她正在市場上出售雞蛋。一定是魔鬼用雞蛋來把她引誘開的。因為她到市場去，恰是她兒子被征走的時候。他走了，沒有穿一件保暖的內衫，也沒有帶錢。從那時起，他們便沒有聽到他的消息。沒有一張明信片，一句話——什麼也沒有。他失蹤了，像石子投到井裏一樣……

和他同時被徵走的一個同志倒回來了。現在她丈夫便是到他那裏看看他，並打聽關於羽治克的消息。那青年，是住在離此約有二十基羅米突的一個村落裏。

「一定有信來的」，最大的女孩子安慰他母親說：「只是來的時候我們不在家罷了。當局叫我們疏散，叫我們離開城市，」她繼續向我們說：「我們裝載在火車頂上，在一個曠野的地方被拋棄下來。這時候，砲火十分猛烈，有一整個星期我們是伏在地上，吃着生番薯救命。麵包是弄不到的，所有吃的東西，都被敗兵吃光了，甚至井裏的水都被他們喝乾。砲火是怕人的，手榴彈和炸彈就在我們四週爆炸，眼見一個小孩子被炸成了一堆碎肉。路上到處都是死了的兵和馬底屍體……」

「所以，在那時候，很多人是被燬滅了。」母親接着說：「但是怎樣呢？爲什麼呢？他們又何必把我們從城市裏疏散開呢？……我第二個女孩子是個女裁縫，離家時候她把縫紉機帶着，這東西給她很大的累贅。有時候她向我說：我不打算再靠這東西吃飯了，從這種生活裏面我們得不着什麼東西的……這就是她向我說的話，而我底心是要碎了……」

大女兒對她母親看一眼，免強快樂的說：

「但我們還是回到家裏來了，我們發現所有的東西都弄掉，甚至于牆上的釘子都不剩一根。鄰居把什麼都拿走。有人告訴她說我們被炸彈炸死了，所以她便拿去傢具、牛、和其他的東西。當她看到我們的時候，她差不多昏倒了，還是媽媽拿藥來把她救醒的……」

「你想想看，」老婦人突然的說：「羽治克走了，沒有說一聲再會，沒有得她媽媽祝福。可鄰的孩子，我決不能寬恕我自己的，他，我祇能當作再也不會見到的了……」

「媽媽！」大女兒喊起來。

「呃，媽媽正在難過……」兒子說。

「好，好，我什麼也不說了……」

於是她朝着我們說：「我有心臟病的：你知道嗎，我底孩子們愛惜我，想叫我不爲羽治克的事情煩惱呢！但總是一樣的，我這個念頭怎麼也丟不開。」她默默地搖着頭，她乾焦了的灰白的嘴唇微嚙着說：「我不敢想這可怕的念頭了。」

她跟着又說：

「連再會也沒有說，這該是多麼苦痛呵，我不望他能回來，這戰爭是空前的，比起當年……而這是一個人對他祖國應盡的天職。祇要能夠吻他一下，並且說：好的，我的孩子，去吧，去打敵人吧，不久就回到你媽媽底身邊來吧……」

「祖國！」最大的孩子突然輕蔑地說：「我們有過祖國嗎？媽媽一定忘記了羽治克曾爲進步思想在監牢裏被關了六整年！」他把臉轉對我們說。

第二個女兒阻止他。

「止住吧！不要和媽媽拌嘴！這已經太遲了，媽媽懂不了這些，好多時候羽治克打算對媽媽解釋這一切……」

「這並不太遲！」這小夥子性急地反駁說：「我不打算在這邊境上再呆下去了……」

「什麼？」媽媽問他。

她知道他說什麼的，她到底已經意會到了。

「你在說什麼？」她擔憂地，顫抖地追問他。

但是這孩子推門出去了，沒有答一句話，門在他身後隨

然地關上。當我們像一剎時昏迷了樣的很快而疲倦地沉入睡鄉時，這靜然關門的聲音，便是我們最後所聽到的聲音了。

被一位新來的人把我們擾醒。我們睜開眼，看到他們全家依舊坐在桌邊。不過現在他們底頭抬起來了，他們底眼睛渴望地發問似地向那個人轉動着。

新來的人站在門檻上，手攀住門鈕。這是看得出的，除了或許表示招呼外，是沒有人說過一句話的。

那位新來的人是一個高大的駝背的人，有一臉下垂着的長長的烏黑的鬚鬚。

母親第一個講話了：

「呢，女孩子們，趕快給你爸爸一點茶。」

姊妹兩個趕忙往廚房裏去，母親收進去許多碟子。父親走到桌邊，孩子們給讓出一個座位。

沒有一句話，大家都沉默着。第二次走進房來的那位十七歲孩子的堅決的眼睛，母親愛傷的眼睛、蕾莉娜底眼睛、其他孩子的眼睛——所有的眼睛，都在向他發問。

父親避開他們底目光，伏在盤子上吃着乾的番薯，出着神；跟着，他推開盤子，咳嗽一聲，說道：

「沒有……什麼也沒有……」

「什麼？沒有消息，？他那位朋友……他知不知道呢？他們同時走的，是不是？他一定看到過羽治克的！」

「看他的時候他還好好的。」父親說。

他以謹慎的目光看他底妻子，她底灰白色的臉，和那皺紋的臉上落下來的眼淚。

「但能什麼時候看到他的？好多天以前？起初呢？以後

——以後他們是分開了嗎？」姊妹們問起來。

「是的，」這位老年人慢聲的回答道：「他門是分開了。」

外面的門，在他背後不時開關地響着。睡在廚房裏的難民們，正準備着過夜。門每叫一下，這位老年人便神經過敏地向四週看看。

「外面幹什麼呀？」他着腦地問：「他們會趁我們不知道把東西偷走的！」

「呵，他們怎能偷什麼東西呢？」母親應聲說。

她跟着又想到她底心事了，便悲傷地搖擗頭，揩揩眼淚。

「假使祇要有些消息的話……那也就好了。蕾莉娜打清早便來這裏，而現在還是沒有什麼可告訴她的……上帝呵，我們等他還要等到多久呢？」

父親低下頭，像不能再裝假了，他妻子底話在刺他的心。他站起來，向門外走去。

「爸爸，你上哪兒去呀？你的茶還沒有喝完呢！」大女兒喊他。

「不要緊……我要去外面看一個人。」他一面說，一面走了出去。

年幼的男孩子跑到窗子那裏，把窗幃拉開。

「上那裏去了？」第二個姊妹問。

「他沒有走出大門，一定在走廊外面去了。」

「他在那裏幹什麼呢？」母親自言自語地說：「茶要涼了。」

但從他們底面容上，可以看得出內心焦急得更加不能忍耐了。

隨後，父親回來了。他走進房，神情看起來是很慌亂的，挾着一包用報子裹着的東西，鞠着身子，想叫人看不到他和他的包裹。

突然，他發起脾氣來：

「你們幹嗎老是盯着我？對我打什麼主意呀，該死的東西們？」

他溜進另一間房子裏去了。但一轉眼間回轉身來便不見了包裹。神情看起來仍然是慌亂的，不過他底外表表示冷靜而和氣，像剛才並不是他在發什麼脾氣。

「這兒週圍有許許多多的難民，他們偷東西的。」他喃喃地說。

依然沒有人問他為什麼突然發起脾氣，或是那個神秘的包裹裏包的是什麼東西。當他第二個女兒，那個精神飽滿的女孩子，跑進那間房，走到她父親放包裹的那個櫃抽屜前面的時候，他已經渴完了茶，皺着眉，但沒有說什麼話。

他們聽到打開報紙的聲音……他一家人擰住氣，凝神地聽着。好像他們早已料到了……

那女孩子出現在門口了，她澄淨的眼睛大睜着，她底嘴唇顫動着像小孩子要哭時一樣。包裹緊緊貼在她底胸前……外面還包有一層報紙。

大女兒趕上一步，走到她身邊，把報紙撕下來。

「靴子……」她輕聲叫起來。
一雙大的黑色的嶄新的軍靴。

「羽吉克的！」

年幼的男孩子把拳頭放在嘴裏。蕾莉娜合上她底兩眼，頭沉重地下垂到桌子底角上，一動也不動了。

這位矮小溫和而患有心臟病的母親，開始慄哭起來了。她站起來，蹣跚地走到房子中間，揮着手，用癱瘓的手指亂抓着頭髮。

「靴子呵！」她聲地哭喊起來。

「兒子底靴子！他們拿走了我底兒子，我底孩子，現在他們送還給我們的就是一雙靴子了。他們，這些正人君子們，逃往羅馬尼亞，把所有的黃金都用汽車運走了，而我底羽吉克却為他們送命，却為這些孤軍狗黨們去送死！他們送還我他這一雙靴子……呵，這些混蛋東西，地球何以不裂開把他們吞下去呵……何以……」

在啼哭聲中，許許多多難民都跑攏來了，他們擁塞在門口，站滿在窗子外面，整個屋子都圍滿了人。但是這位母親繼續在狂叫。這位矮小瘦弱的婦人似乎變得長大了，她伸出兩臂來，顫抖的黑影直映到天花板。她使用一切強有力的語言來表達他的憤激，她破口高聲的大罵來回答她兒子的死亡。在這語言裏，她好像寄託了一切母愛底尊嚴，和母親失掉兒子的痛苦——這兒子從不離開她而現在却離開了的。

父親和女兒們大家圍住她，扶住她底肩膀。漸漸地她安靜了下來，用無光的眼睛凝視着四週。她底嘴張開來，她底身子搖搖擺擺。他們不讓她傾跌，把她扶坐在一張椅子上，緩緩地拍她底頭。

「不要這樣，媽媽，不要這樣！你會把自己弄病的！」

狄更斯的童年

查理士，狄更斯的童年時代是極不幸的。他曾在一篇短文中描寫他自己「一個非常奇怪的瘦小的孩子」，替他寫傳的人也說他是「非常虛弱和瘦小的」。他受的正式教育並不多，而他所遭受的困苦却是不計其數的。當他才十歲左右時，父親負債入獄，他便去作苦工，因此到了一八四五年他自敘道：

「直至如今，真無言可以寫出：當我落入這等友伴中時，我心靈上所遭受的祕密的痛苦；再把這些日子中的夥伴和我在早期的較快樂的童年時代來一比，我便感覺得從前的種種希望造成有誤問的名人的希望，完全在我心上破碎了。至於我之完全被人瞧不上眼和絕望，以及我所感受的我的地位的恥辱；以及我的身心靈所相信的那種不幸，即是，一天一天的，凡我以前之所學，所思，所悅，所惹起的幻想和競爭等，都完全從我消逝去了，再也弄不轉來；因之，關於這些深刻的記憶，現在也不能寫出來了。那時我的整個心靈竟這樣的為這種種憂慮的哀愁和屈辱所浸透，以致到了如今，我雖成名了，受到撫愛和快樂，我還常在夢中忘記我有一個親愛的妻子和孩子們，縱使如今我已是一位堂堂的男子了，我還時常孤獨地漫遊到我生命中的這個時代去。」

隨後那個十七歲的男孩走攔來，他蒼白的臉看來是堅決的，他走到坐在那兒喘着氣的母親底身邊，溫和地說着話，但每一個字差不多像匕首一樣的銳利……

「我……一向……你開我沒有講。我不願給你太難過。但是現在……不管你怎樣傷心了……我要走……就在今天！」母親站起來了。肩膀寬闊兩眼炯炯有光的青年，和他剛才得到長子亡訊的多病而年老的母親，他們互相直瞪瞪地碰着。

「你何必給媽媽罪受？你不看到她已經難過到這步田地

了麼？」姊妹們質問他。

然而，母親什麼話也沒有問，「不會懂得這些」的她，是懂得了，她心裏懂得了。

「我去參加又軍！今天！」孩子大聲說。

人人擔憂那患病的心臟會隨時停止跳動的母親，曾經失掉了一個兒子的母親，這時，她既不哭，也不攔阻，却伸出她一隻手，為她第二個兒子祝福，用低聲的堅決的音調說：

「去吧，我的孩子！去吧，去為勃治克復仇……」

（一 戈 譯）



杜斯托也夫斯基的情書

俄國 杜斯托也夫斯基 作

親愛的，永遠不會忘記的朋友，瑪利亞·多米托也芙娜！接到你從旅途寄來的親切的信，衷心無限感謝。我希望你和亞歷山得爾，伊凡諾維奇（註一）允許我稱呼你們為朋友。我們在這兒，的確曾經做過親密的友人。而且，我相信我們永遠都是這樣的。僅僅是離別，那裏會改變了我們呢？這種事情是不能相信的。親愛的朋友，與你們的別離使我非常的難過，祇是憑這件事，你就可以判斷我對你們親密的程度。請你想像一下罷！這封信是我寫給你的第二封信。親愛的瑪利亞·多米托也芙娜，一收到你那可愛的誠摯的信，我馬上就寫了回信想快遞寄給你。然而，我沒把它發出去。亞歷山得爾·埃哥洛維奇（註二）本來要把它送到郵局去的，可是在前個星期六突然到斯密可夫去了。而且在星期日以前，我一點也不知道他走了的消息。他底女用人同時也失蹤了兩天。於是，給你的信一直擱在我底衣袋裏。運氣真是不好。現在我重新再給你寫這封信。可是這封信是否能夠發出去還不知道。亞歷山得爾·埃哥洛維奇還沒回來，可是大家已經派人去催了。

我們在這裏一點鐘一點鐘地在等待着司令官底來臨。我想也許已經到達了，他說要在這裏住五天，這已經夠低劣了。你是怎麼到達百次涅斯克的？我希望，並寫信告訴你一路平安無恙。你信中寫道現在情緒不好身體不大舒服，因此我非常掛念你。僅僅是運動了一下，就給了你那樣的懊惱，那誠難以避免的不愉快。而且遠竟至於生了病！你是怎樣受這一切的呢？除了你底事情以外什麼我也不想。你知道這是一個怎樣多心眼的人，所以你大概可以想像得到我對於你的掛念。你——無論在什麼樣的社會都會成為美飾的你，是不應該作各種無謂的焦慮，受到各方面的反對，而被推入這種命運。這是多麼可咀咒的命運呀！

我很焦急地在等待着你的底信。這次來的郵差會送來就好了。我好幾次跑去查看信來了沒有，可是亞歷山得爾·埃哥洛維奇還沒回來。你問我如何打發時間，可是我不在這裏，我怎麼能夠度過這日子呢？兩個星期了，我不曉得應當如何安頓我自己。我是如此地懷念着你。倘若你知道我是怎樣感覺孤獨的話！……那個感覺，就像一八四九年我被逮捕

，關在監牢中，被奪去了我所敬愛的一切人們時一樣。你就是那樣地吸引着我底心。我不能夠把我們底交情認為是普通的來往。現在你不在我底身傍，我開始想透了許多事情。五年之間，我生活在與世無涉的環境中。我孤另另地一個人，沒有一個可以開誠相見的對手。然而你們兩個人待我像兄弟一般。從那個時候起，我感覺你們底家就彷彿是我自己底家。亞歷山得爾·伊凡諾維奇對於我的親切，差不多連自己底親兄弟都不及。我這個難於忍受的性格給了你許多麻煩，可是你却對我像姊妹一樣。單是你如此親切待我這件事，就是我一生中的重大事件。爲什麼呢？因爲，婦人底憐愛，婦人底同情，我們所不能夠明顯地看出來的無限的親切，以我們底感覺——如果允許我這樣講的話，那麼，男人，縱使是最善良的人，也會常常變做笨伯的。——常常不能注意得到的親切——這些東西都是極其寶貴難於替代的。而這一切東西我從你那裏發見了。你寬容我底過失，溫柔地對待我，我想就是同胞姊妹也不能比你更加親切。倘若我們之間起了什麼劇烈的爭論，那常是爲了我底忘恩負義。爲了這，你苦痛，受到刺激及損傷。爲了這個可厭惡的友人不尊敬你，不理解你，以致你大受損傷了。可是，要是你有你那樣性格的話，無論誰都不能不反抗一切的不正不義。而且這個反抗，是高尚與威嚴的。在這裏有着你底根本性格底特徵。苦痛與境遇，在不知不覺之間歪曲了你底許多優點。——然而，啊，無論怎樣高貴的補償，那裏能夠賠償得起這種過失呢？我不是傻瓜，我認識它們尊重它們。一句話，我愛你們底家，當作自己底家一樣。——此外，我就不能做出什麼了。我決不會

忘掉你們兩位。而且永久地感謝着你們。如果我沒有遇見你們，恐怕我已經化爲木石了罷。然而，現在我重新做了人。

說得已經很夠了。在信中什麼也言不盡意。我咒咒這個信。爲什麼呢？因爲它使我想起了我們底別離。所有的東西使我想到這件事。黃昏時，到了每次我去拜訪你的時候，悲哀就襲擊着我；雖然極力抑制着自己不哭，但是終究是哭出來了。你不會笑我竟流了眼淚罷。總之，我所敬愛的一切東西深深地植根在我底心中。於是，它一被人摘取了去，就會引起傷痕與苦痛。我現在是寂寞地住在這裏。我不知道該怎樣處置自己。所有的東西在我看來都是污穢的。一切是驚人的空虛。現在只有亞歷山得爾·埃奇洛維奇在這兒。但是——同他在一起，我老是覺得悲楚。爲什麼呢？因爲我時常在無意識當中拿他來同我比較。這樣做會有什麼樣的結果，我想你會容易地想像得出來的。可是好少如今他到別地方去了。他不在的時候，我到卡扎可夫花園去了兩次。我是悲傷到這種地步。當我想到可憐的親愛的你，生出想逃避到鄉下去呼吸新鮮空氣的唯一希望時的事情，去年夏天的事情——我就湧出深深的悲哀。而且覺得你很可憐。你記得我們——你和亞歷山得爾·伊凡諾維奇、我和埃列拿。——那次到卡扎可夫花園去的時候的事情嗎？我再到那兒去的時候，那種情緒是多麼激動的啊！花園一點也沒有變動。我們所坐過的位子，也還照樣立着……於是，我感到難忍的悲傷。

你在信中寫道，你猜想我是同烏蘭格爾住在一起，可是不願意這樣做。因爲我有幾樣重大的理由。第一，金錢的問題。假如我同他住在一塊兒，那麼在房租，用人，伙食方

面，自總得花許多錢。而我却不願意用他底錢過活。第二是我底性格。第三是他底性格。第四，我注意到他是接受各色各樣人底訪問的。我雖然沒想斷絕一切社交，可是我不願意同不認識的人來往。最後，爲了我喜歡寂寞。我習慣于它。而習慣則是第二天性。說得已經很多了。不過說實在話，我還沒有同你談到什麼。送你到森林那裏，在松樹（我做了個記號）下面分手後，我和烏蘭格爾挽着手（他牽着繩繩走着）回到伯切確諾夫底舒服的房屋。我開始知道心裏底寂寞是在到那裏去的時候。起初，你底旅行馬車遠遠地瞧得見，可是不久就僅能夠聽到聲音，而且逐漸消失了……我們爬上四輪馬車，坐在那裏談論你們兩個人底事情，以及你怎麼能夠忍受旅途底辛苦，等等。那個時候，烏蘭格爾說了令我無任歡喜的事情。你動身的那一天，大清早比約托爾。米哈洛維奇同他說，要同他到那兒去痛快地玩一個晚上。烏蘭格爾拒絕了這個提議。比約托爾。米哈洛維奇問他爲什麼，他答道：「我要去送伊薩伊埃夫。」那時候，還有好幾個人在那兒。比約托爾。米哈洛維奇馬上問道：「那麼，你和那一對夫婦非常熟悉嗎？」烏蘭格爾底態度顯得幾分嚴肅，他答應道：他認識你有一些時候了，可是你底家庭是最愉快的家庭之一，而且那裏的主婦——就是指你——乃是他到彼得堡以後從來看到過，而且今後也未必能夠看到一個堪與匹敵的婦人的人物。「像她那樣子的女人，絕對再也找不到了。」他加上了這一句。「而且，認識她，我認爲是一種最大的名譽。」

烏蘭格爾所敘述的這個故事，給予了我極大的喜悅。他

是熟悉上流社會（他是生長在這社會的。）底婦女的，像這樣的人底意見，我想完全是決定的。談論着這些，又不斷地批評了伯切確諾夫底家庭事情，我們在旭日初昇的時候纔到達嶺上。車夫沒有得到我底吩咐，一直就把我們送到我家裏。於是，我們喝了茶；我對於這覺得非常的高興。爲什麼呢？因爲我曾經希望一個人寂居獨處的。在相當久的時間，我在家裏，在房間內踱方步，看日出，又想到過去的歲月對於我竟過得這般迅速。從那一天起，我彷彿是「彷彿的猶太人」，沒有愛，儘在彷彿着。我簡直什麼地方也沒去。一切的東西我都覺得無聊……

瑪利亞。多米托也美娜！你底來信是多麼可愛的啊！我正是有點兒自利的，它真是寫得非常好的。請你永久都這樣地寫信給我吧。你在半路上生病的事情令我極其擔心。什麼時候我才能夠收到你底信呢？我非常地焦急，你到達的時候，身體是怎樣的呢？

再說，難忘的瑪利亞。多米托也美娜，再會吧！我們還能再遇見得到嗎？或者是不再遇見得到呢！常常寄信給我吧！告訴我苦衷涅斯克，你新認識的人們，尤其是盡量把你自已底事情告訴我！把巴夏（註三）當作我，同他接一吻吧！再會！——啊，我們什麼時候還能夠再相見呢？

福奧德爾、杜斯托也夫斯基

一八五五年六月四日於塞美巴拉泰斯克。

（註一）瑪利亞之夫伊薩伊埃夫。（註二）烏蘭格爾男爵。

法院審判官。在塞美巴拉泰斯克與杜斯托也夫斯基過往甚密

（註三）瑪利亞與伊薩伊埃夫之子。（夏迪蒙譯）



歌曲

蘇聯 L. 拉蒂式 柴夫 作

——沙 金——

天晚時候，汽車向用灰石修的，全漆發閃閃亮的大屋子滾去，車輪下柏油悄悄發響，變成有彈性的了，從汽車裏走出一個高大的人，戴着土耳其式的頭巾，微微飄河的大衣籠在舊棉褂上。他的粗糙的臉，好像雕刻出來的紋，在微笑裏發光，他四面望望，用低的粗沙的聲音，帶着尼茲城的「O」字的重音說：

——老鄉們修了這樣好的房子。

隨後他迅速地走進大門，刺立在角上的包廂裏找到了坐位。包廂深廣而暗黑，用厚重的幃布遮着。他能夠從這裏觀察全場，而不被注意到。

——好清靜！——他向他的同伴說——開始了，不要抽煙吧，不然會請我們出去的。

在大的光照裏燈漸次熄滅了，幕布昇了起來。

一個光頭子用不自然的，演技般的聲音說，現在十一歲的路羅莎，柳碧莫伐出場，朗讀關於鴨子的故事。

瘦小的姑娘頭髮上打着蝴蝶結活潑地走到舞台的邊上。

她的聲音像小鈴一樣響。在劇之後，出場的是波利亞和託利亞，兩個矮小的滑稽人物，帶着手杖，跳小鳥舞。他們引起了三次「笑」。

隨後來了「競技員」——男孩子和小姑娘們。眼前五花十色地有了青色的，紅色的，黃色的彩花的閃光。

躲在包廂深處的高大漢子，靜靜地笑了，摸摸鬍子說：——看見嗎，演出，了什麼呢？幾時他們弄成這樣熱鬧呢？

——小鬼們！

他的眼睛在濃密的眉下發光。他發今天演出的一切興奮起來了。長久的分別之後，他重訪故鄉，在現在已變成不能辨認的熟地方進息，街上是五月，春天的溫暖……

舞台上在休息之後拉出鋼琴。

然的，演技般的聲音說，音樂專科學校的學生塔蒂亞娜。卡爾曼諾伐演奏俄羅斯歌曲。

潔白而羞婉的十七歲姑娘走到鋼琴跟前。奏出序曲之後，她羞怯地開始第一段樂曲。

銀樣的勻潔的聲音，流遍沉靜的大廳裏。

那姑娘踏步向前，愜愜的赧紅色從她臉上消失了。現在響亮的有力的聲音用寬廣，整齊，不間斷的急流流出。

當鼓掌聲在廳裏迸發和轟響的時候，她又臉紅了，回到鋼琴跟前。

「高大的人也對她拍掌——長久地，粗暴地，好像對誰發氣似的。」

她還唱了兩個歌曲「小鈴」和「紅日」，可是全廳的人們不願她退場。她俯身向鋼琴者低聲說了什麼。他的手指流過琴鍵，奏出幾個和音，同時插進了拖長的憂愁的歌詞：

啊，你狂暴的風呀，風呀，

狂暴的，飛馳的風呀，

你給我帶消息來吧

從我的故鄉那裏。

在包廂深處的高大的人站起來了，傾聽着歌唱，隨即朗聲說：

「好嘞！好嘞，這是怎樣一回事呢？」

他把眼睛閉了幾秒鐘，皺了眉，立刻他的不老的銳敏的回憶想起了一切，直到最小的事。

——回想起了，——他說，——這一世紀的開頭，尼茲城，酒館！那時我是三十來歲的人，可是現在六十了……姑娘還沒有改樣……那樣好……

X X X

酒館在整條街上喧鬧，從打開的窗進出各種聲音的哄鬧，器皿的碰響和瓶塞的跳響。風搖動窗幃，可是在吸煙的廳

屋裏並不因此就變得涼爽些，在低的窗檯上炷着龍膽紫和復克辛紅，好像它們由於燒酒，伏特加酒，和菸捲的刺鼻氣味而窒悶，壁燈燃着不明的黃色的火焰，還在加強火油的悶氣。

酒館內而是窄逼的喧鬧的。在瓦砌的火爐邊坐着馬夫一羣，都在喝茶，他們啞聲地從碟子喝，隨時要加茶，向堂倌的背影叫喊，要拿更濃更強烈的茶來。在附近的桌子上堆着喝乾了的一堆酒瓶子，溢着濕的豌豆，披圍巾的女人，酒醉臉紅地微笑着，隨時把她的騎士們連凳子一齊推倒，從尼茲市場來的射手和酒徒們，浪費了白天掙的錢，現在貪婪地噉着那裏可以坐到不花錢喝酒的地方。

離他們不遠，一個禿頭的短小的紳士，好像在玩紙牌似的，綠色的領帶上帶着假寶石，靠着手肘在嚼松雞，每一口喝一次酒，甜意得密縫了眼睛。在他後邊，遠一些的屋角裏，坐着挺正的高肩頭的人，穿的寬的黑色短外衣。他用小的琥珀煙管吸菸，從濃厚的鬍子裏吐出煙氣，很少和他的同伴交換談話。

從用印花布幔子隔開了廳裏的房間裏，斜眼的襁褓的小孩搬出了凳子，碰響地放在地板上，於是在掛有不像樣的圖畫和給蒼蠅弄髒了的牆跟前，出現了大家所熟習的景象——翹翹短髮蓋，穿橙紅色襯衣，用有纓帶的腰帶纏腰，穿鑲邊靴子的琴師，和一個女人——或者像紳士太太，或者像有錢人家的主婦——穿的鮮色襯裙，戴了有絲帶的頭巾，潔白的搽胭脂的臉，彎彎的黑眉。

好像沒有人留意他們。人們在桌子邊高聲地醉昏昏地爭

吵，叫堂信，在酒杯後面讓，擦火柴，由於燙熱的茶而吐氣。琴師坐在小凳上，把手風琴放上膝頭，女人並排站住，眼望地上，數着念珠。突然手風琴叫響了，好像要求注意和寂靜，聲音——有力的，清朗的，立刻被它充滿了窄逼的酒館廳屋——使許多人開始低聲談話了。

手風琴諧和地發出一種跳舞的，活悅的調子，女人在腮紅的臉上帶着冷靜的微笑唱了，聳着肩頭，好像準備要動手跳舞似的。

嘈鬧漸漸平靜下去，只有那短小的紳士照原先那樣一心吃東西，喘氣和大聲嚼吃。吃了松鷄，他開始用麵包心蘸牛油，隨後，舉起手來，好讓袖口便於退下，傾倒了酒瓶。有泡沫的黃色的啤酒噴出，濺流在地板上。那紳士看了它許久，然後說了一句反復沒有完結的話：

——堂信請揩乾地板拿抹布什麼的堂信請揩乾地板拿抹布什麼的堂信……

坐在後面的穿短外衣的人，伸出長的手，用他的彎曲的手指碰他。由於激怒，打算要罵的紳士突然轉身。

——靜靜的吧！——穿短外衣的人簡短而命令地說，從他突起的濃眉下透出的眼光，好像推紳士到屋的另一邊去。於是他就坐着不做聲了。

女歌者照舊憂愁地微笑，聳起肩頭，唱出小曲的粗穢下品的歌詞。琴師把頭仰向後面，半閉着眼睛，懶洋洋地拉長手風琴的風箱，用姆指節拍。

在你息的時候，琴師把帽子拿在面前，走到桌子中間去，眼望地面，女歌者跟在他後面，錢給得很少，但琴師對每

個人都低低地鞠躬，努力避免看錢的多少，他們走進了穿短外衣的人坐着的桌子跟前。

琴師挨近的時候顯出了粗糙陰沉的，由於啤酒而浮腫的臉，橙紅的襯衣給灰塵汗水弄污暗了，穿襯裙戴頭巾，臉上胭脂的女歌者，在挨近現出差不多是少女一般，她的青色的眼睛孩子般憂鬱而吃驚的望着。

穿短外衣的人隨意地從荷包摸出鈔票來丟在帽子裏。

——非常感謝你，先生！——琴師謙恭地鞠躬了，他身上發出淡麥酒的酒氣。

穿短外衣的人望望他們，柔和地對女歌者說：

——你知道好的歌曲嗎？我們伏爾加的或者別的俄國的歌曲？

她在嘴上微微笑了，閃動長的睫毛。

——知道？我知道許多好的歌曲！

——聽憑尊意，要什麼就唱什麼吧，——琴師說，照樣請恭地鞠躬了。

他坐在小凳上，把手風琴按在膝頭上，在酒館的喧鬧中發出了拖長的低音調，升高在哄鬧之上，擴張着，瀰漫着，像要泊上陡峻的海岸的波浪，女的急促地吸了一口氣，踏步向前了。

啊、你狂暴的風呀、風呀

狂暴的，飛馳的風呀，

你給我帶來消息吧

從我的故鄉那裏。

那裏鮮明的太陽那樣明亮，

那裏綠色的草叢裡，

那裏是我們的伏爾加母親，

那裏好像歡歌一聲新聲。

女人的臉上胭脂紅下變蒼白了，她停止了數念珠，把手按在胸前，好像感到胸膛的內面的痛苦，手風琴跟着苦痛的歌調靜靜地鳴響。

在雲的風呀，煩惱地，沉悶地

我們住在裝飾了的監牢裏，

看見的全是陰雲的天，

聽見的全是憂傷的歌曲。

要是這還有長壽的人們，

太陽就會處處照耀得鮮明。

可是無論在夜裡，在田野，

都沒有親切的大們。

穿短外衣的人坐着不動，用手撫摸渾厚的，桀傲不屈的頭髮。他的伙伴偷偷地看他，看見了連連的雲眼，潤濕而閃光的眼睛。

——鬼氣，唱的什麼，——他說，生氣地眯眼睛，穿短

外衣的人把身子轉開了。

是的，歌曲隨時激動他的心，——從他第一次在世界上走動起。小的時候，當船夫們在他面前唱辛苦的歌，飢餓的歌曲，「跛腳，跛腳」；頭上風吹過，我們受凍又受餓，硬石塊，腳裂破。——伙計們大家用力拉「」的時候，他就湧出了熱淚。

歌唱隨時陪伴他，是他真實的旅伴。在伏爾加碼頭上的

船夫，在草原上過夜的浮浪漢，在伐西里，梭科羅夫的麵包房——在酒桌和陰暗的地窖裏，在監牢的小房裏，都唱過歌曲。他的朋友古里，普列提萊夫唱過奇妙的古曲——他在房裏給他的房主人唱過歌。許多歌曲在他的記憶裏永久留下了印象。

他是高大，有力，面容粗暴，完全像用牢實的塗漆青的繩索編成的，他隨便可以舉起一普特重的東西，可是歌曲一打進他的心坎，眼睛就潤濕了。

這是浪的，不倦的浮浪人的時候，他在比薩拉比亞的草原上遇見了年老的古卜西女人。她一面走一面唱出奇妙的五顏六色的歌曲，像吉卜西女人的肩巾一樣。聽不懂的歌曲的話句，小聲及響着。

——聽，聽歌由這俄國話吧，——他對吉卜西女人說，急切地傾聽着。

——給錢吧，年青人，——吉卜西女人回答說，她的彎曲的鼻子的鼻孔貪婪地蠕動。——你愛歌曲，那末就給錢吧。

——我沒有錢，嫂子！

——把襯衣脫了吧，——吉卜西女人微笑說。

想也不想，他就脫掉了他唯一的一件襯衣。這是對於歌曲的大價。它使心靈發覺溫暖……

在彼得格勒，在用布幔遮蔭着的屋子裏，正和現在一樣坐在屋角上，他聽「月光曲」——一個細小蒼白的人在鍵盤上奏出了它。

演奏已經完了，他還長久地坐在自己的角落裏，隨後與

然走過房間，拿下了淡晶晶地閃光的神燈，把它掛在斐多利像前的釘子上。

——應該向他祈禱，——他說。

女主人聳登肩頭：這種時派的敬拜是很驚人的……

他向自己面前，用茫然的眼光看去，在煙管裏的菸捲快燒光了，女歌者在蒼白下去的臉上帶了受苦的表情，清楚地發出憂傷的小鈴般響着的歌詞。

狂暴的風呀，你吹散

我們苦苦的沉重的憂傷，

使慘痛的心平靜吧——

它在奴隸的苦惱裏絕望了。

不幸的人是那樣心傷，

煩惱苦痛的活在他鄉，

但願能望望故鄉吧，

但願看到可愛的一方。

歌聲忽然停住，於是四面又嘈鬧起來，杯盤碰響，瓶塞冲到天花板上。琴師重新又把骯髒的帽子拿在面前，和女歌者在桌子間走動。有禮給他倒了一杯伏特加酒，他連忙喝乾它，道謝了。他們故意地請女歌者喝酒。

——她該不該喝酒，——琴師露出菸薰黃的牙齒笑着說，

——她的嗓子會吃虧的，呢！

當他們挨近在遠的屋角上的桌子跟前時，穿短外衣的人，又丟鈔票在巧妙地舉起的帽子裏，控制着他的沉重的低音對女歌者說。

——你唱得很美妙，謝謝你！

她臉紅了，她的真正的紅潤色出現在胡亂地塗上的胭脂之間。

——謝謝你。——她靜靜地回答。——聽了它哩。

他們走遠些了，穿短外衣的人向他的同伴慢吞吞地找着話說：

——聽有怎樣的聲音，怎樣動人的呀，是嗎？但願能照樣寫出來……我們要從心靈裏擠出每一字來，絞出每一個思想來……可是，它就這樣……立刻在心裏……不！音樂強過語言。

歌曲又在窄逼的酒館的牆壁間迴盪；穿短外衣的人又用茫然的眼光望着他前面。在酒館的空氣間，在葉菸的煙海裏，在混亂的喧鬧裏，明亮的美麗的有力的歌聲向他衝了過來。那女人望着遠的一角，她爲他歌唱，爲了有粗暴的臉，由於歌曲而溫和的人而歌唱。手風琴在傍邊靜住了，但是她已經開始了新的歌曲，害怕失去這個快飛去的快樂的感覺，她的聲音衝動地流瀉和噴響，害怕失去她的不尋常的聽者，挺正她的胸一動也不動。

隨後他們又一次在桌子間行走，人們重新丟錢在帽子裏，用伏特加酒款待他們，轉回頭望遠的一角，琴師惡意地戲着，用手拉她一下，他們走開了。

——看見吧，亞列克賽，——他的同伴微笑着說，——你頂好不要給錢他們！我可對你說，他們蠢笨和酒醉的腦裏現在想的什麼。他不是忽然拉走了女的嗎？……怕搖錢樹給搶跑！市場就在跟前——他指望着在那裏大醉一場吧！

穿短外衣的人說：

——那麼，走吧！

他伸直了他的全部高大的身材，拉平了短外衣，披上寬的大衣，黃昏的陰影從酒館的窗子浮蕩進來，火油燈發着煙氣，醉人的影子在屋的牆上搖動。

在露天裏是美好的。他們慢慢地沿靜下去的街走去。缺月像浮標似的在柔和地閃光的雲層裏浮游，從伏爾加河流來大的溫暖的煙霧，在山上五個尖頂的教堂的鐘樓和參差的塔，閃動和流出無論何時也不變暗的閃光。

——看過幾回了，隨時我都要站住，——穿短外衣的人說，——在歐洲不會有這樣的畫景……

沉默了一會，忽然接續說：

——鬼氣，我們的國家是荒謬的！要是這樣的姑娘在音樂學院裏學習，在歌劇院……她和人們混些什麼……她還有點美麗，店老板已經用伏特加酒淹她……

在自己家裏他長久地在大房間裏走着，埋着頭，吸用葉菸做的菸捲，桌上燃着青色的燈，放着一張沒有寫的白紙。

柯伐里辛廣場已經停止了喧鬧和人的走動，夜已經罩住尼茲城，可是從二層樓的窗子裏仍然流出光來，落在四四方方的地面上。

酒館裏也還沒有睡，店主人——一個肥胖的，苦於喘氣的人，整個臉頰上有淡紫色的疤痕，吹熄了多餘的燈，有浮腫的黃臉的堂倌收拾杯盤，從桌子上揭去骯髒的浸酒的桌布。斜眼的襁褓的孩子在揩地板，使全力用濕的抹布擦，收集到處滾的瓶塞。

屋裏，在花布幃後面，歌人們在穿衣服，女歌者脫去五

顏六色的襯裙，洗了臉，辨着頭髮，穿上斜紋的粗毛絨短衣，她現在像一個到車站的鄉姑娘，搖着手巾走近列車，用她的憂愁的眼睛送它走去。琴師已經完全醉了，咒罵着，用不穩靠的手把手風琴裝進匣子去。靠近他身邊的是安東·安東雷奇，從密里客基來的浮浪漢，一個酒醉臉貌，留長了灰鬍子，和纏着骯髒的花圍巾的漢子。

他們走到街上的時候，琴師把裝手風琴的沉重的匣子遞給了安東·安東雷奇。

——啦，帶它吧。

預想到喝酒，浮浪漢高興地提了匣子，用空閒的一隻手扶着走路不穩的琴師。女人疲倦地跟在後面，拿着大的包裹

他們住在郊外，在一間歪斜的木板屋子，有窗子對着地壩的一間地下室裏。屋裏擺着一架用軍毯蓋了的床，一張桌子和幾個跛腳凳子。潮濕給光赤的牆壁裝飾了斑點和綉痕。黯淡的有寬裂縫的地板和踏翻的木板，好像好久沒有打掃的過道一樣。

費力的走進屋裏，女的動手收拾吃的東西，從窗子後面拿來裝有冷番薯，青魚，一把蔥頭的碟子，她在桌子上擺出麵包和杯子。

——給我，一下就打開，——琴師從荷包裏抽出酒瓶的時候，安東·安東雷奇說，不耐煩地望它。做出粗魯的樣子，安東把酒瓶底打在膝頭上，碰開了瓶塞，斟滿了酒杯，沒有落一滴在外面。

——唉，正合我意，——他說，一面吞嚥一面流了幾滴

淚，——怪事，街上是夏天，我却發冷。或者野地裏在刮風吧？

——你的血不暖，——吃力地轉動舌頭，琴師說。——流的是酒……不是血……要是點火柴到你跟前……你會給青色的火燒掉……只乘下灰哩。

浮浪漢微笑了，醉酒在杯子裏。

——隨它吧；現在——我們還是渴酒吧！

女人坐在床上，望着陰暗的窗口。如果此刻是白天，可以從窗口望到地壩裏，看見碎石堆，打碎的磚塊，鄰屋的黃色而剝落的牆壁，和狗舍，一切是早就熟習的……

——你在那兒幹嗎……——斜睨她一眼、琴師兇狠地問了，——好像……別人！給你打了氣啦！

他的蒼白酒醉的臉上因出汗而閃光，眼睛在閉下去。女人靜默着。

——今天塔蒂亞娜·伊凡諾夫娜得到，他們叫做的成功啦，——安東·安東雷奇，有味地嚼着葱頭說。——今天一個有名的先生聽唱，還着實稱贊了，——我親自聽見了的。

——那麼你……知道他嗎……那麼——琴師沙聲地說。——我嗎？不但知道，老哥，我還和他打過招呼呢！不

只是尼茲城知道他，彼得格勒，莫斯科，或者別的大城都知道他哩。可是，他是我們的老鄉，他的名字是——瑪克辛·高爾基，他著書的，他的真名字是亞列克賽瑪克·西莫夫·別式哥夫。這個瑪克辛·高爾基是替代姓名的假名字，——

叫做筆名……

好吧，吹夠了，——琴師更陰鬱地說。——這些作家是

……全都要……送進牢房去……聽見嗎！

女人吃驚地眨眼，畏縮了。琴師把頭倒在桌上，咕嚕了

一些什麼，隨後就忽然打起撲斯來。

——謝謝天，睡了，——女人悄悄地說。——我已經想

過，要打架的。他會成了這樣子！

她把伏特加酒傾注在杯子裏。

——喝吧，安東·安東雷奇，喝一杯吧。

浮浪漢喝了，拍拍自己的肚子。

——我是酒斂子啦！

——安東安·東雷奇，把那個人的事再給我講一些吧，

——女人請求說。

——談瑪克辛嗎？那麼就談他一下吧！——他是個很出名的人。足有一隊警察看守他，偵探繞着他的家打轉，像魔鬼

坐在木桶上。可是，他是像我們這樣的一流人，不會給捉進監去的，他們警察怕挨罵啦！……他比別人更喜歡獨自一人散步。常常喜歡在伏爾加河邊。我有一天在上伏爾加河岸上

碰見他，看見沒有一個警察一伙的在那兒，就趕上他面前：「對不住，——我說——打擾了你，請為瑪克辛·高爾基的

大名施捨吧！」他鬍子裏笑了一下，——「總是喝酒！」——他說了，就從荷包拿出鈔票，真實的，像今天在酒館裏……

他給的時候，不看自己的手呢……

——可是他著書談些什麼？你一定讀過吧，安東·安東

雷奇！

因為請他喝酒而且注意聽他，很滿意的浮浪漢高興地說

了下來：

——個在布格羅夫斯基的寄宿舍裏的學生，把他的書讀給我們聽了……我們這些個鬼，怎樣聽呢！——靜悄悄的！那個學生唸完了，關上書：「喂，怎樣，大概，夠了吧？厭煩了吧？」可是四面的人全都這樣讓：啊！啊啊！真是！再唸吧，要不就給你一頓拐兒！」——聽，那學生又動手唸了。寫得那樣好，一句緊一句，簡直叫人吃驚。他一心一意唸它們，好像他們許多人的聲音在彼此談話似的，有一個浮浪的私販子的故事。他雇請了一個農民給他推船，可是那是一條狗，用石頭打壞了他的頭！是貪錢財。浮浪漢很慷慨，他把自己匣子裏的錢全丟給了他——給打殺了呢，你會做那樣的人嗎！錢有五百元，或者一千……我還記得一個麵包師——名叫科諾伐洛夫的故事，好像他現在在我眼前似的。他的氣力很大……勇士！可是很良善。他從妓院贖來一個女人，她呢，喝得爛醉，把麵包店的玻璃全給打爛。她是一個放蕩的女人，他呢，要負照料店舖的責任呢……後來麵包師憂傷了，出去浮浪，結局是吊死了……

——有趣，怎麼，——女人歇息了，——這一切都寫進書裏啦。可是我不識字，沒有學過……安東·安東雷奇，要是讀書，認字是艱難的吧？

——這雖是艱難，瘦子——安東·安東雷奇遲遲地發笑了——一個字一個字學來，就會懂話句的。

——安東·安東雷奇，——女人瞥了一下在睡的人，小心地說——我有存起來的一塊錢，給我弄一本那樣的書吧。那真是有趣味，或許——要學會認字的，想法吧！辦得到嗎？

——書是弄得來的，可是瘦子，你的丈夫怎樣……不生氣就好啦。要是爲了查他打你呢……

——我把它藏起來，在夜晚看它，或者在他上別處去的時候。可是你不要把這一塊錢拿去喝酒吧。安東·安東雷奇，只要買書，我另外給你找錢喝吧……

——好，辦得到。不管怎樣，——浮浪漢咕嚕地說，把錢塞進荷包去了。

伏特加酒喝光了，話談夠了，他已經一心想上街上去。——他喜歡歌曲，看來又是和善的人，直率，——女人沉思地說。——一定對誰也不罵不打的……

——是呢，……浮浪漢隨口說，站了起來。——塔蒂亞娜·伊凡諾夫娜。謝謝你的款待，我要到外面去了。他出去了。

女人打開了窗子，把臉對着溫和的風。在黑暗中很快的想像到，像看得見一樣，鄰家房子的輪廓。她在小舍裏叫，弄響了鑼子。琴師臥還在睡，頭靠在桌子上。燈快要熄了，燈心閃爍，在薰黑了的玻璃下爆響。

× × ×

……一世紀的四分之一過去了。他好像還是和從前一樣。那樣濃厚的頭髮，那樣年青般閃光的眼睛。他照樣坐着，微微挺胸向前，挺着沒有向前那樣高的肩膀，用琥珀煙管不住地吸菸，悶聲咳嗽，眼睛注視流出的在消散的煙氣。

——對面坐着母親和女兒——十年老的塔蒂亞娜·伊凡諾夫娜和年幼的塔蒂亞娜。伊凡諾夫娜，很打眼地彼此相像，不安而愉快，沒有離開過他的眼睛。

這次再見——簡直像在做夢。一世紀的四分之一以前，那時不識字的酒館的女歌者，用從密里客基來的浮浪漢帶給她的書，學習了排讀句子裏的字。她在夜晚坐在書面前，聽見每一個響聲都吃驚，近邊的火油燈畢剝輕響。過後她找到了他的另一本書，讀着關於沉重的可厭的生活，爲她自己和她的命運流淚了。她把鷹之歌讀熟記我心裏，這一個歌的話句燃燒了她的心。

她常常聽到他的名字，這個名字的光輝越來越大了。後來她設法弄到了一張他的照片——他在照片上還是像她所看見的那個樣子：穿着寬大的黑色短大衣，寬邊的外套，沉思般的眼睛。可是這張照片給毀了。琴師發現了它，在酒醉的惱怒中撕碎了它，毒打了她一頓。她這高興的是，他沒有找到書——珍貴的書……

她在酒館和市場來往了十二年。那時她想學好歌唱，可是過後這一切都成了過去。在大戰前一年，琴師卡曼諾夫在市場的酒醉的爭吵中毆謀殺了——用短木棒打死的。他是一個可怕的愚魯的人：隨時喝醉了酒就打她，雖是那樣的，在埋葬他的時候她還哭得很傷心。她帶着三歲的女兒完全孤獨地留在世界上。就在那年冬天她受了嚴寒的冷凍，失去了聲音——一直沒有恢復。對她正都是一樣。他到洗衣作去，給店老板做傭工過活。祇想要把女兒撫養成成人……

突然一下她的生活變樣了。好像一陣狂風抓住了她，一下子吹去了過去的生活。她先前簡直沒有看見過的人們在周圍出現了，而且她走向他們去。現在她在野戰醫院工作，照料傷兵，受凍受餓，可是她的女兒在學習，她有她的

將來……

那個有粗暴而直爽的臉的，高大的人，同誰都在一起。到處都可見到他，他的光輝不斷地增長，他的言語愈見鮮明而有力量。她把他的書讀給在野戰醫院的傷兵聽……

隨後來了大的快樂！女兒承繼了她的聲音，青春回到她面前，夢想的實現……

……挺正胸、他在聽女人的談話，是的，認識到大的快樂——人是不毀滅的。現在好好地回憶起來了過去，那是像惡夢一樣消失，決不會回來的了……

在門外有聽得見的悶沉的響鬧，低語。隨後不知誰高聲說：「靜靜的吧，孩子們，爭吵是不好的。」

大家已經知道，坐在這間屋裏的就是每個人都想見見他的人。喀羅莎·柳碧莫伐，讀過關於醜鴨子故事的她，比別人都急切。她第一個看見這個高大的人，在樓廂的客人，她張大了驚奇的眼睛，隨即拍着手掌：「高爾基伯伯！真的！活的！」他溫和地握住她頭髮上的蝴蝶結：「活的！你這個大眼睛！你頂好告訴我，塔蒂亞娜·卡曼諾夫哪裏去了呢？」

現在真是成了老相識，喀羅莎打開了門。

——高爾基伯伯，到我們這裏來一會吧，孩子們都想看見你哩！

他的眼睛微笑了：

——小鬼們！就來吧……

（方大野譯）



個受騙的女孩

蘇聯 無名氏 作

少女生了私生子！

她披着一條蓋過髮辮的披巾，哭泣着，雙手掩着面。她是被欺騙了，她抱起她的私生子向前走着！

她慢慢地從林中經過。她所踏過的野草噴出火來，橡樹霹靂嘩嘩地爆裂着，大地在她的脚下也發抖起來，太陽沉沒了。

一隻杜鵑正在枝頭啼着。

「不用叫吧，杜鵑！我吃了牧神（註一）的麵包，如今已不是一個處女了。我怕聽你的哀鳴。我幹嗎要騙你，幹嗎要使你難過呢！」

「你會給我一個花環，（註二）親愛的，一個在我胸膛上吸吮的美麗的花環，看吧！多麼美麗的一個花環呀！林木看見我帶上這樣一個花環，也非常驚異。

「我要走進村子去時，大家會詫異地看着我。他們向我打口哨，攔住我，亂喊我。」

「他們會問我：『你從那兒買來這樣一個花環，從那兒摘來這些花呢？』」

「我要向他們說：『我是在有這樣一個花園的牧神那兒

買來的！』

「要不然，我就向他們說實話：『那牧神在深夜裏攔着我的雙手，我就躺在那兒，一籌莫展了……』」

「要不然，就不向任何人說，我要逃跑不見一切的人！」

風颯颯地吹着，向村人預告她的羞辱；風在替這受騙的女孩開闢道路，聚集着片片的浮雲。

並在枝頭的杜鵑還在哀叫……

「你向我預言的，就是這樣一個好命嗎，杜鵑，就是這樣一種幸福的人生嗎！可是如今一條新生命，緊抓住我的胸膛，永遠和我在一起了。」

「村中少年看見我，他們會問我：『到底在那兒，那些傢伙是這樣地缺德，把妳毀了呢？』」

「我會向他們說：『假如我還是處女，你不馬上就同我結婚嗎！爲什麼你要避開我，去尋找嫁奩呢？』」

「這就是我向他們說的……」

「不，我不願向他們說什麼，我只是要咒罵他們，竟至會讓一個女孩離開這村子。」



一個孩子的星光夢

英國 O. 狄更斯 作

——沙 金——

從前有個孩子，他遊遍過許多地方，又懷想過許多事情。他有一個妹妹，也是個小孩，並且是他的經常的伴侶，整天，這兩個孩子都在驚異。他們對花的美色驚異；他們對天空造的藍色和高度驚異；他們對清流的深底驚異；他們對創造這個可愛的世界的上帝的好意和力量驚異。

他們隨時閒談，有時候，揣想到活在地上的孩子們一旦全死去了，那麼，花，水和天空是否會哀傷呢？他們相信是會哀傷的。因為他們說，花苞就是花朵的孩子；戲跳下小山邊的好說話的小溪流，就是水的孩子；通夜在天空中捉藏的最小的亮星點，定是星星的孩子；他們在不看見他們的遊伴，人的孩子時，定會衷心哀悼呢。

四 期
在天上，隨時有顆明麗燦爛的星子，它是比其他的星光早些出來的，挨近禮拜堂的尖閣，高過所有的坟墓。他們想，它是比其他的星子更大更美麗呢；夜夜，他們等候着它，手挽着手兒站在窗前。誰要是先看見了它，便大叫道：『我看見星子了！』可是隨時都是兩人一齊叫喊出來，因為他們倆都很熟悉它在什麼時候和在什麼地方一定出現的。從此他

們和它竟變成了這樣的好友；他們在未躺下床前，一定還要向外眺望一回，向它道聲晚安，待到快要入睡時，他們總愛說一聲：『願上帝賜福給星子！』

可是妹妹在非常年青，啊，非常，非常年青的時候，便衰弱了，她變作來這樣虛弱，晚間竟不能再從窗前站立了；於是這孩子獨自一人含愁向外眺望，當他看見星子的時候，便掉轉頭來，向病榻上的病人的慘白的面龐說：『我看見星子了，』隨即一層微笑湧上她的面龐；她用一種微弱的聲音說道：『願上帝祝福我哥哥和這星子啊！』

而時間竟來得這般飛快！如今就只有孩孫一人獨自在向外眺望了，如今床上已沒有面容了；在全坟墓中有一座從前沒有的小坟墓；如今他從淚眼中看見星子，它便用長條的光綫向他照射下來。

現在這些光線是這般的明亮，而且他們似乎造成了一條這般從地上到天主的光華的路，每當這孩子走到他的孤寂的床上去睡時，就夢見這星子；同時還夢見，在他躺着的地方，他看見一羣人，天使們正送着他們走上那一條發光的大路。

。而這星子呢，張開着，展現給他看一個光明的偉大的世界，在這裏正有着更多的同樣的天使們，正在等候着接待他們。

這些正在等候的天使們，大家都用一雙光亮的眼睛看着這羣被帶進星子來的人；有的從自己站立的列子中走出來，緊抱住來人的頸項，很溫柔地和他們接吻，然後又伴同着他們走下那光亮的路，這羣天使得到他們做伴侶，竟是這樣的快樂，弄得來躺在床上的他，也高興得流出眼淚來了。

可是還有許多天使沒有同着他們去，其中有一位是他認識的，從前曾一度在床上躺着的病容，如今已有了光彩，而且是神光煥發的，於是他的心就去找着他的妹妹在這一羣中了。他妹妹的天使在星子的入口附近徘徊，並且向那一位帶着人們走到那裏來的天使節導者說：

「我哥哥來了嗎？」

他說：「沒有。」

她正懷着希望打算走開的時候，那孩子便伸出兩手來，而且大聲嚷道：「啊，妹妹，我在這裏！帶我去吧！」她的發光的兩眼跟那過來看着他，這是暗夜；星光正照射進室內來，當他從淚光中看見它的時候，長長的光芒也正向他照射。

過一些時候，這孩子又看見星子在他將來大限來時要去的案上，於是他想他決不是只屬於地上的，他也屬於星子因為他妹妹已在他之前去了。

不久這孩子又有個新生的嬰兒弟弟，可是當他是一子也說不成的小兒時，他便長伸着他小小的身體，躺在床上，去請

了。

這孩子再夢見星子打開，再夢見做伴的天使們和人羣，以及那用着閃光的眼睛完全注視着那些人羣的天使的行列。

妹妹的天使向節導者問：

「我哥哥來了嗎？」

他說：「不是那一個，而是另一個。」

當這孩子看見他的弟弟的天使在她的懷中，他便大聲嚷道：「啊，妹妹，我在這裏，帶我去吧！」她眼即轉過身來，向他微笑，星子正閃着光。

他已長大成一個青年人了，一天，正當他在忙着讀書的時候，一個老人跑來對他說：

「汝母已去世了。我替伊愛子帶來伊的祝禱！」

於是晚上他再看見星子以及那一羣友伴。他妹妹的天使向節導者說：

「我哥哥來了嗎？」

他說：「是汝母來了！」

一種極大的歡樂的呼聲從衆星中發出來，因為當母親的又再和她的兩個孩子相遇在一起了。於是他伸出雙手來，而且大叫道：「啊，母親，妹妹和弟弟，我在這裏，帶我去吧！」他們回答他道：「還不是時候嗎？」星光正閃耀着。

他長成大人了，他的頭髮已灰白，一次他正坐在火爐邊的椅內時，他心上充滿了沉哀，臉上掛滿了眼淚，那星子又再一次打開了。

他妹妹的天使向節導者說：「我哥哥來了嗎？」

他說：「不，而是他的妙齡女兒。」

於是這人，曾經一度是孩子的，看見他的女兒，新近才失掉的，在那三人中成了一位天上的生物，他便說道：「我的女兒的頭放在我妹妹的胸膛上，而她的手是挽在我母親的頸項上的，在她的足邊是往日間的嬰兒，現在我可以忍受住和她分離開了，上帝真是值得讚美的！」

星子閃耀着。

如是，這孩子長成了老人，曾一度光滑的面皮已打了皺紋，他的舉步是遲緩無力的，他的背彎曲了。一夜，當他正在床上躺着，他的孩子們在他周圍站立着，他一如往昔一樣

大叫道：

「我看見星子了！」

他們互相耳語道：「他快死了。」

於是他說：「我是的。我的年歲跟一件衣裳一樣從我身下掉下去了，我宛如一個孩子移向那星子去。啊，我的「父」，如今，我要感謝你，讓它隨時開着，去接待眼前正在這兒陪伴着我的親愛的人們！」

星光照耀着，正照射在他的坟墓上。

（駱馬譯）

本刊第五期要目預告

- 瑪雅可夫斯基論
- 瑪雅可夫斯基詩選
- 瑪雅可夫斯基：紐約紀
- 榮露甫的情書
- 檸檬（小說）
- 尼采詩錄
- 俄羅斯的三個童話
- 貝多芬舞簡

本刊第三期要目

- 雨果論.....日本波多野千惠子作
- 鐘.....法國V·雨果作
- 死刑.....法國V·雨果作
- 兩個紀得.....法國巴特·斯倫作
- 棄兒.....法國G·莫里桑作
- 詩選.....英國W·夏芝等作
- 小林多喜二的情書.....日本小林多喜二作
- 妙筆飛來.....德國E·應來作



狄更斯的生活與著作

英國 J·弗斯特 作

查理士·狄更斯 (Charles Dickens)，十九世紀最負盛譽的英國小說家。一八一二年二月七日禮拜五生於波澤 (Poole) 的士港 (Landport) 商業路 (Commercial Road) 一個平頂屋子 (Mile End Terrace) 裏。父親約翰·迭更斯，是一位海軍薪給局的職員，住在樸茨茅斯造船廠。他和一位同事的妹妹伊利沙白·巴洛 (Elizabeth Barrow) 結婚，生八個兒女，我們的小說家便是第二個兒子。

在五歲前，狄更斯的童年印象是美好的。如波澤家門前的小花園，小花園外看兵操，以及後來從波澤搬往倫敦的紛紛的大雪，這些都能在他的記憶上留下不可磨滅的印象。

後來因為父親負債過多，一家子衣食不保，他便跟隨着父親遷往倫敦之凱登鎮 (Canter Town)。他做過鞋店、書店的學徒，律師書記，打字練習生，簿上簿錄等，他真算得上是一個苦孩子。自幼沒有入過學校，也沒有受過高等教育。

他所謂的書，就是在樓上一間小屋子裏我父親留下的一堆書……從那間窄窄的小屋子裏，Roderick Random, Peter the Pickle, Humphrey Clunker, Tom Jones, 吉爾德先生傳，威克斐牧師傳 Gil Blas，以及魯濱遜漂流記這些書，都像一位光榮的主人樣出來接待我。它們燃起我的幻想，使我懷望着一些超越了那個地方與時間的東西……

跟起來的尋常的結果便是，這孩子也自己學起寫作來了。脫胎於魔鬼的故事 (Tales of Genii) 之一，他寫成一個名畫斯納 (Misnar)——印度國王——的悲劇，因而他變成了一個鬧彊中挺出色的人物了！可是這一家子自從移住在最窮的普巷街 (Parsons Alley) 以後，天天聽不少債主們上門來逼索，終於他父親因負債入獄，父子相見時總是大哭不已……

狄更斯的小腦袋從前盤旋着讀書上進的幻夢，現在整個兒破碎了。十一歲時，一個體質弱的小孩子就得擔負起養

家的重擔。他每天同省一羣孩子給人家貼黑玻璃瓶上的招牌紙，每禮拜得工資六辨士。他的住房最卑下，他的同伴最鄙陋。每每一想到他竟會淪落到這樣一種境地，他不禁悽然地掉下最傷心的眼淚。

十五歲時曾給人家送進了一個小學去唸過一點書；但沒有多少日子，他又只好做苦工過日子了。這一次，他做了律師公事房裏的書記。從此他開始學習速寫，預備做一個新聞記者。他的記事是非常準確的，同時所記的也是挺有趣味的。這些東西遂在日報上發表，並且插上許多插畫，立刻引起了社會上許多人的注意。他後來又將這些東西搜集成一大冊，名「Sketches by Boz」。以後又有人找他做一種談話的文字，這就是使他成名的傑克威克維集（Dickwick Paper）。第一部寫著。發行的結果竟賺到二萬鎊，他的窮困也從此脫離了。

不到三十歲，狄更新之名已傳遍了英國和美國。從此一生的光陰都被消磨在寫作上去了，一八三四年作「Morning Chronicle」的編輯。一八三七年寫「Oliver Twist」，一八三八年時在「Mister Humphreys Clock」週報上發表。一八四一年去愛丁堡，備受大眾的熱烈歡迎。後來去遊美，對美的印象很壞，在坎拿大的途中他寫信給弗斯特（Foster）道：「……上帝祝福你，我底愛友。時日愈來愈近，我家幾乎急得快發瘋了……為我們替一切親愛的人接吻吧。相見期近，祈求上帝賜福，願我們的整個生活比從前更快活更高興……啊，家呀——家呀——家呀——家呀——家呀——家呀——家呀——家呀——家呀——家呀——家呀——家呀——家呀——」

一八四二年出版「美洲記事」（American Notes）一八四四年出版「Martin Chuzzlewit」。兩書都記載他遊美時的不愉快的印象和反感。一八四六年創辦每日新聞（Daily News），後又編輯家常週報（Household Words），又常在英國各地作多次的旅行講演和著作朗誦。一八六〇年在格登阜（Gedhill Place）住下，家裏隨時都有戲劇的演出，文人貴客都敬佩他的演說才能，孩子們都喜愛他的溫和性格。每年聖誕節要替孩子們一個關於聖誕節的故事，他每每在大眾面前朗誦的就是這些短篇。一八五九年寫完雙城記「Tales of Two Cities」，一八七〇年寫「Treaty of Pöwlin Pro」，全書未盡，六月九日死去，死後葬於Westminster Abbey。凡是讀過他的著作的人，死耗傳來，無不慟哭。

狄更新晚年最喜愛的是家庭生活；就是在旅行中，他日常生活的種種習慣也是跟着去的。在亞爾巴諾（Albano）在熱那亞（Genoa）在維也納（Vienna）在日內瓦（Geneva）在巴黎、在布倫（Boulogne）旅居生活中，他的生活方式完全跟他在倫敦時一樣，家中的大小事件，一概他都覺得有興趣，房中的每樣東西，小之如一把剪刀，一個茶杯，他都對它們發生興趣。本來有許多事情是該婦女們去做的，他每日居住在家裏也去幫幫忙的。孩子們的種種遊戲全賴他做領導的中心，只消一發現了有可玩的東西，例如蝴蝶、田賽、跳舞、演戲、無一沒有他來參加的。每年的除夕在董梯街（Draughtly Street）舉行的夜會以及在海獄公園場（Hades Park Place）舉行的音樂演奏會，他都必需出席。他從不管事情之大小，做起來也一樣的起勁，好像世界上除此而

外，就沒有什麼事情可做的一樣。因之，自然而來的結果，不管他居住在何處，一切事務都落在他一人身上。幸而種種困難來臨時，他也有很大的毅力去擔當。那怕是孩子們生病了，或者是用人生病了，說起來，他的殷勤的看護較之真正醫生還周到些。他是一位仁慈，熱情的人，衆人都肯衷心地把自己交給他；只消他一走進病室，病人就宛如看見救星似的，覺得快慰起來；他一離去，病人又覺得難過如前了。「快滿三十年哪，」卡來爾 (McCrilly) 寫道：「自從我與他認識以來；在我這一方面，我可以說，每一次我們的相遇，都愈更使我清楚的認出他那跟一位手足一樣的希有的偉大的價值：一位最開誠的，忠實的，有眼光的，沉毅的，正直的可愛的人；直到最後，他與我竟成了這樣的知交，他就簡直是我一生中從未有過的好友」。他每天上午寫作，有時於工作之餘也出去散步。當他在寫作的時候，便完全將自己沉浸在創造的人物中，有一回一位客人去會他，看見他從書房中走出來，低着頭，兩眼只是在翻山眼淚。客人問起他何以如此傷心？他答道：「那人的一生真是太慘了……」狄更斯就是這樣寫他的小說的。一方面他可過不慣閒靜的生活，受不了孤獨與寂寞，每到一處，他總愛羅處在繁華與羣衆中去；在他旅居異國時寄給弗斯特的信上，隨時可以發現出這樣的字句：「今天上午從十二點到兩點鐘之間，我是在一羣意大利的孩子中過去的。」後來旅居巴黎時也說道：「我走出鄉間好幾英里以外去散步，你很難揣想到經過怎樣荒廢的堡壘，怎樣寂寞的小禮拜堂的曠場，或者我是如何走過鏽壞了的吊橋和死水溝，然後到達那毀壞了的小城鎮。」每年聖

誕夜，他也愛約爾弗斯特一道往大街上去看看；他極愛注意聖誕節中過活的窮苦人；他有兩隻愛犬，一名士克 (Tuck)，一名林大 (Linda)，他也非常愛惜它們。他生平最不喜歡舖張，他雖然同情貧民，可不高興一般偽善的君子們，他說：「一切仁慈的舉動必需就仁慈本身去做，爲仁慈本身做，去切不可容許絲毫感恩之念參雜其間的。」狄更斯早年間自己吃過大的苦頭，所以他也懂得有錢人的慈善完全是滿足他們的虛榮心的行動。

一八三六年四月二日他與 Miss Catherine Horne 結婚之後，有一段結婚生活他是極滿意的，後來他們的夫婦情感雖然淡了，可是他的姨妹常在他家居住，他們的感情也是非常融洽的。俟後夫人早死，他的小姨間或替他做了家裏的一切，他的孩子又多，死後他將遺產立成遺囑分贈孩子們，從叔子上看來，他嚴給變成一個富翁了。他一生在倫敦朗誦十二年，寫作四十二年，終於勞苦而死。

「僻兒威克雜集」算是他二十五歲時成名的第一部小說。這位僻兒威克先生，有自然的天性，簡單的哲理，滑稽的故事，便使得全書充滿了無窮的趣味。凡是讀過這部書的人，誰的腦中不永留下一個富於風趣的人物。再加以魏萊 (Miss) 先生的機智，銳敏，老練，書中處處都可見出作者的活躍的精神，幽默的談話，戲劇式的人格。

「賊史」是狄更斯的第二部小說。這部書一改從前的作風，沒有諷刺，沒有嘻笑。全書充滿了貧苦兒童的血和淚。這是一幅詳論英國工房中貧苦兒童所受到的不公正的罪惡的圖畫。皮兒·西克司 (Pie Corcoran) 是一個凶手，方史 (Mr.)

「Peter」是一個卑賤使人倫市而的殘廢大人，南希（Nancy）是一個可憐的人，都描寫得十分生動。無智的小孩阿里弗是一個生長在窮苦家庭裏的被害者，他的肉體和靈魂都受着飢餓，看不見光明，是只有和那些壞人撕混，這是狄更斯用着同情來描寫的一切流浪兒的代表。

「小都市」（Little Dorrit）是申訴債權者對貧苦的債務人之不公道，所以一般批評家都只能說：「粗野，犯罪，不道德，污穢都絕對不能迷惑着狄更斯可底對於勞苦社會層的同情。」這裏寫的就是一個負債者從獄中長大起來的小孩，她受盡人間的酸苦，都只爲了債務的關係。

在「破屋」（Bleak House）一書中，他攻擊的是裁判制度。在「賊史」中是慈善家的偽善面孔，在「Nicholas Nickleby」中是教育制度。他闡述義務教育之妄設和教師的野蠻性格。他在寫「賊史」時曾說：「我於小阿里弗，顯示了一切悲慘逆境中的永存的善的原理。」

一八四三年寫「聖誕述異」（Christmas Carol）一八四四年寫「鐘聲」（The Chimes），一八四五年寫爐上的蟋蟀（Crickler On The Heath），一八四八年寫「The Haunted Man」，這些都是他的最出色的短篇，朗時可以使人笑，亦可以使人哭。一八五四年寫「困難時代」（Hard Time），一八六〇年寫「The Uncommercial Traveller」，一八六一年寫「Great Expectation」，一八六五年寫「Our Mutual Friend」。

從狄更斯的全部著作中看起來，有幾點是讀者可以起同感的。大家都認定他是一個描寫窮苦社會的大小說家，在

的場面中總不難親切地感到：慈善，廣博，幽默，和戲劇式的筆法。在他的書中找不出一個貴族的書像，他所寫的人物不是最好最有爲的青年，就是最壞最下流的惡棍。再加以他的想像豐富，感情強烈，又具有浪漫派特有的手法，他的散文有許多地方簡直就像情詩似地舒舒地流着。他能用談諧或傷感或戲劇的方式漫漫地引人入勝，他算是英國小說家中最受歡迎的一個了。

人人都可以懂得他的東西，他最愛寫的是無知的小孩 Oliver, Joe, Paul, Tiny Tim, 決鬥的人物 Squers, Faggin, Quip, Uriah Heep, Bill Sykes, 幽默者 Micawber, Sam Weller, 溫靜而富有權力的人 Tady Dealock, 雙城記中的 Sydney Carden。而且每寫一個，只與讀過它的人，無不留下一個最深刻的印象。「塊肉餘生述」（David Copperfield）是大家公認的他的第一部傑作，這部書大部分是作者的自傳。大衛幼年時的悲哀，青年時的幻夢，成年時的主張都深印着狄更斯本人的血和淚，這裏面所寫的人物大抵是真的男人和真的女人。Mr. Dick, Pecksniffs, Heeps, Betsey Trotwood, Steerforth, Tommy, Traddles, Dora, Agnes, Little Em'ly, 這一串串人物至今還活生生的留在我的心上。

固然，狄更斯也有他的缺點，例如他的結構欠精密，感情太誇大；有時候談諧過分，浪漫的心腸太重，可是就他從貧苦中奮鬥出來的一生生活事業來說，狄更斯是有無比的偉大的。

（懷谷譯述）

後記

狄更斯論 本文原名「狄更斯和「二城故事」」，但前半都是關於狄更斯在文學上的整個評論，所以改譯為「狄更斯論」。『二城故事』一書，是他晚年的傑作，那時他在寫實主義的修養上，已經成熟，而對於社會問題也有了深刻的透視，所以能產生了這一部世界的名著。他適當英國維多利亞朝，正是英國資本主義走着一帆風順的道路的時代，然而狄更斯却偏偏看到那隨資本主義以俱來的窮苦大眾底苦况而把它暴露出來——雖然他提供的解決方法是不科學的。我們研究狄更斯，似以從這方面入手為宜。（一木）

窮族人的故事

狄更斯在世界文壇上是以長篇著名

的。然而他的篇短如聖誕述異(Christmas Carol)和聖誕故事(Christmas Stories)却也寫得異常動人！此中如馬利戈博士(Mr. Marigold)和爐上的蟋蟀(The Cricket On The Hearth)等篇，他常在許多人面前朗誦，有時使人發笑，有時使人啼哭，真有一種說不出的魔力。「窮族人的故事」係他寫的十六篇聖誕故事中的第一篇，載波士頓(Colonial Press, Cambridge)出版的『狄更斯全集』第四卷第二編中，並有插圖多幅。(白前)

再會吧，孩子！

作者 ELZBIETA SZEMPLINS

又，係一波蘭青年女作家。長於詩歌，一九四〇年舉發後，被選為華美城行政委員，並為該城作家協會負責人之一，此文係譯自國際文學英文版一九四一年二月號(一戈)

杜斯托也夫斯基的情書

杜斯托也夫斯基因伯托拉切埃夫斯基事件被捕，被判流放西伯利亞。自一八五〇年至一八五五年，服役於奧穆斯克獄，其後被命服兵士勤務，移駐庫美巴拉泰斯克。在那裏，他與瑪利亞·多米托利埃哈娜·伊薩伊埃夫夫人相識。瑪利亞是一位亞斯托拉罕出身的高等學校校長底小姐，其夫伊薩伊埃夫也是一位高等學校的教員。不知道爲了什麼原故，他們一家也被放逐到那裏去。那個時候瑪利亞年約三十左右，頭髮金黃，身材適中，又富於熱情。杜斯托也夫斯基爲她大爲傾倒。以後伊薩伊埃夫一家被移送到離開那裏五百俄里的苦寒涅斯克，那時候杜斯托也夫斯基底難受，達於極點。這裏發表的信，就是那時候寫給他這位愛人的。瑪利亞在他丈夫逝世以後，於一八五七年與杜斯托也夫斯基結婚。就是他底第一夫人。這篇係譯自日本新居格氏編譯的「戀愛之手紙」一書(夏迪蒙)

歌曲

是發表在蘇聯一九四二年六月份的「女工與農

「上」的一個短篇小說。這一期「女工與農婦」，刊有高爾基的照片，他的童話「雀子」，關於他的評論，和這篇描述高爾基的小說。本篇作者的身世，譯者不大清楚。但「歌曲」這一個故事，描述一個歌女怎麼由於一個偉大的人物而前進，寫得很入情入理，是值得一讀的（方大野）

狄更斯的生活與著作 約翰·弗斯特 (John Foyster) 是狄更斯生前最親密的一位友人，差不多狄更斯的一

切生活瑣事，他都清楚。自從狄氏逝世後，他替他照管遺產，整理書籍，用了他可能做到的最大的努力；並且又寫了一本「狄更斯傳」(The Life of Charles Dickens)，都數十萬言，為狄氏傳記中最詳確的一種，常為一般研究狄氏者所引用。本文大部分材料係採自該書，間或亦參攷別的幾種書本譯述而成的，但因為篇幅和時間有限，恐亦難免掛一漏萬之嫌。(懷谷)

編校後記

(一)本刊這一期因印刷局方面放假延了日期，務希讀者諸君原諒！(二)本期稿件因收到時間先後不一致，編排上也顯得不一致，這是要特別聲明的。(三)「少年尼采」一稿，因譯者擬將該書改寫後出單行本，本刊暫不發表。(四)本刊第三期三十八頁上欄反數第四行括符「」中脫去鱈魚二字，特此更正。(五)本刊每期預告目錄與實際所載稍有出入，因特約撰稿人臨時變更題目故。

大 學 學 刊
創 刊 號

目 錄

發刊詞.....	編者
中國古代大學教育之三大目的.....	陳覺玄
中國哲學之史的發展.....	哲民
商代卜詞中的氣象紀錄.....	陳家芷
河南出土唐代銅尺考證.....	孫次舟
貨幣政策與國際收支的調整.....	黃憲章
科學之新方向的展望.....	林中
原子裏的祕密.....	實質

(零售每冊二元)

新蜀圖書文具公司總經理
成都祠堂街七十七號

由自便簡。訂退訂改。閱訂費省。誌雜國全

雜誌預訂部簡章

自物價漲高以來，印刷成本與日增高，至使書刊出版，大感困難，各種期刊常有停斷之不幸，國內各書局多分別停止預訂，而讀者則感不具按期購得之苦。本公司有鑒於是特設「預定部」專人負責為讀書界竭誠服務。全國刊物皆可自由預訂茲將簡章刊次，歡迎惠顧。

- 一、預繳訂費若干（自十五元起）由本公司給據立戶
- 二、刊名起訖期數收件人地址均請寫明。
- 三、刊費照門市售價本版八五折，外版九折，以示優待，刊費由訂費中扣除。
- 四、刊物出版或寄到，由本公司儘先發奉訂戶，郵費概由讀者負擔。
- 五、中途讀者起未轉變可改訂他種刊物，唯須先通知，以便尊辦。
- 六訂費告罄由本公司並發奉清單，請即續定。

成都祠堂街七十二號

金沙文藝月刊

第一卷第四期

民國三十一年一月二十五日出版

編輯者

金沙文藝日刊社
楊白平

發行人 屈可風

總發行所

新蜀圖書文具公司

成都祠堂街七十二號

重慶民生路

中國作家出版社

讀書出版社

五十年代社

零售每冊二元五角正

（外埠郵費一角）

新蜀公司

郵購簡章

簡便可靠迅速

- 一、本公司郵購部代購代定全國圖書雜誌與各讀者作義務的忠誠服務
- 二、郵購者及收件人之姓名，地址，均請正楷寫明。圖書雜誌之名稱著譯者，部數，雜誌起於期數，出版處，均請分別詳註。
- 三、如書店發售預約特價時，本公司也同樣給以優待。
- 四、書款可託銀行匯兌，或購郵局匯票，不通匯處郵票代從十足作用，惟一角以上為限，限省用者不收。請勿寄現鈔，否則本公司不負意外責任。書款郵費均須為寬付。
- 五、代辦圖書，不另收費。郵費，由讀者自負。
- 六、本公司接信後，當儘速寄書刊，為中途耽擱遺失；交掛號快寄本公司可向郵局查閱外，恕不負賠償之責。
- 七、讀者不知書名，只請詳述需要性質種類，及閱讀程度，本公司可代為選購。
- 八、戰時書價常有變動，當以信到時門市售價為準。
- 九、名界讀者匯款寄信請交「成都祠堂街七十二號新蜀公司郵購部收」

成都祠堂街七十二號

勝利手冊

A B C D V A B G D
A B G D V A B G D
A B G D

日記本紀念冊
一冊樣本存閱

本手冊採用國產嘉樂紙十六開本共四百面每二十四頁加新聞紙一頁，前面磅紙精印勝利對圖刊民主國領袖語錄、V字旗幟，布面精裝燙金字樣美觀，為我勝利年最好紀念。

每本實價二十五元

批購，定整，請函洽

四川省圖書雜誌審查證
證字第一三二號
本刊已呈請登記

新書出版

教育新論

王誌之著

新蜀公司總經理

內容介紹

- 一、緒論
- (一) 史的敘述
- (二) 史的評價
- (三) 再看現況
- (四) 兩個病根
- (五) 幾味藥劑
- (六) 學校改革
- (七) 結論

